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



釋

總錄部 八百四十一

文章第五

唐李揆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金知宗正表奏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濩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

遊州縣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無事干進者注意文  
詞適賦詩以氣質自高時得佳句每詩朝出夕遍人  
曰李林甫奏授汴州封丘尉

元德秀爲魯山令秩滿居陸渾山琴觴之餘間以文  
詠牽情而書語無雕刻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  
人所稱

李泌字長源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尤長於詩  
肅宗時爲銀青光祿大夫掌樞務

于休烈好學善屬文位至工部尚書有集十卷行於  
代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代宗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  
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  
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而端  
等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詩賦公主坐視簾中詩之  
美者賞百緡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  
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  
卽以百緡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竒才此篇宿構也  
願賦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卽襞牋而獻曰方塘  
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  
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端自校書郎授杭州

司馬卒

吳通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詞藻婉麗帝尤憐之  
貞元初李紆爲昭德皇后謚冊文張延賞柳渾爲廟  
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  
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劉太真涉學善爲文少時師事詞人蕭穎士位至吏  
部侍郎

李紆字仲舒少好學善屬文爲吏部侍郎奉詔爲興  
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

李益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於歌詩德宗貞元  
未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必爲教坊樂人以賂

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盡爲  
屏障如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  
下以爲歌詞位至禮部尚書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上西戎利害䟽皆指切正要當  
時服其才有文集十卷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從事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  
其文擢授監察御史

崔元翰性介直少交遊惟秉一操專業於文章其對  
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邕致思精密貞元中爲

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于邵以博通宏詞昇甲科位至中書侍郎有文集四十卷行於時

武元衡工於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元衡位至宰相

竇叔向群之父也以工詩稱官至拾遺

柳渾志學有文集十卷位至宰輔渾之兄識篤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矧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辯博渾亦善爲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

韓愈幼孤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

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嘗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直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

文章之甚謬者愈官至吏部侍郎

薛盛河東人存誠之父也工爲拔河賦當時稱之

崔咸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

悽愴霑襟旨趣高竒名流嗟挹有文集一十卷

權德輿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

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士憂歿以銘紀而請者十

八九文士推爲宗匠焉終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十卷

行於代

袁滋字德深嘗讀劉惔悲甘陵賦歎其褒善懲惡雖

失春秋之指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滋位

終湖南觀察使

郝高卿少以詞學見推有文集六十卷位至太子詹

事致仕

孟簡幼爲五言詩有名於江淮終太子賓客

元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

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

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旣以俊爽

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

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

贈答凡所爲詩句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

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謂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詞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憾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彊繇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摘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於

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者有之詞直氣麤罪丘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骨卑庠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

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耳江湖間  
爲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  
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  
者考變雅之曲在在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  
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以來實慮糞土之牆  
庇之以大厦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娛輒寫古  
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  
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  
中樂盧椳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遑廻不爲  
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  
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  
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  
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  
潭峻居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喜  
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卽日專祠部郎中知  
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繇相府甚鄙之然詞誥所出夔  
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繇是極承恩顧稹嘗爲長  
慶宮詞數十百篇京師兢相傳唱所著詩賦詔冊銘  
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  
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李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位至宰相

馮定字介夫累遷太子詹事定有文學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孝德裕於東都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

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

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嘗爲令狐楚從事慕楚章奏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彊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詞累爲賓佐有表狀集四十卷

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相與酬飲繇是累年不第後爲襄陽巡官失意歸江東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司空圖僖宗時爲中書舍人未幾以疾辭晚年爲文



尤事曠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有文集三十卷

唐彥謙歷閬壁三郡刺史有詩數百篇吏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

梁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詞句切理爲時所許旣擢第後還舊山時田頽在宣州甚重之頽將起兵乃陰令以牋辭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頽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

羅隱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慰薦乃授給事中終於錢塘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後唐李愚初仕梁爲右拾遺崇政殿學士忤旨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磁州舉子張礪依焉末帝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門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愚爲文尚氣格效韓柳諸公之立意

李琪字台秀唐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

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辭賦者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繇是益知名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在內署時所爲制誥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竇夢徵少苦心爲文隨計之秋文稱甚高位終翰林學士尤長於牋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

薛廷珪爲中書舍人所著鳳閣書詞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於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旣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晉李象爲刑部員外郎高祖天福末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

崔悅少好學博涉經史屬詞頗工流輩罕能及之間居於滑二十餘年專以著述爲事不遊里巷郡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中舉進士後爲翰林學士

苻蒙幼聰慧好學父習爲嘗山偏較嘗遣與文士共處年十二遊佛寺見壁畫有盃渡道人因題其腹曰都緣心似水故以鉢爲舟人稍推之繇是篤意吟詠

經亭榭祠廟之間皆削拂音拂染翰題詩而去人愛其  
速成往往傳誦弱年漁獵子史不便經書爲文浮靡  
惡微婉之言好爲宮體艷詩及嘲諢之語位終禮部  
侍郎

周張沈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  
以炫奇筆位終刑部尚書

王延少學爲儒著詞賦欲從科舉會鄉里亂客浮陽  
屬滄帥載思遠棄鎮歸梁延挈族從之以家人貧遊  
丐侯門嘗以所爲賦謁侍郎李琪琪覽而欣然曰此  
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延後爲

太子少傅致仕

馬裔孫字慶先初仕後唐爲宰相以晉祖受命放歸  
後以賓客致仕又爲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  
爲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馮道初仕後唐爲相百寮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  
爲之其文混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  
詠秉筆則成每成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人漸  
畏其高深繇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

王仁裕有詩千餘首勒成一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  
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位至太子少保

賈緯有文集三十卷目之為草堂集終青州行軍司馬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於貫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位至翰林學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三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秉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落不耦而安卑盛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讒蒐慝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洎天自非精識邁倫風鑒絕出執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十一

能洞分之哉此其為歎能哲而惠放勳垂何憂哉言  
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  
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彰其能否率  
是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廋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於孔子之言默

而識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察其退還與二子

說釋道義發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大體知其不愚大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也樂肇曰

大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

無知其實者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糶七日

我與爾有是行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攫其甕中而飯之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

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矣煤

甕中回以為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

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

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

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人者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

學行之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

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

犁而不用山川寧可舍之乎  
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路孔子弟子爲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孔子曰繇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繇死矣已而繇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

臣事君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亟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謂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惟蒸嬰兒之味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始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愛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增四子者廢

之官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而有特乎乃復四子官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四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

公孫固為宋司馬晉公子重耳 文公也 過宋固言於襄

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

趙襄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襄其先

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多

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

丹府元記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四

咨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

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半舌虎叔熊十子皆盈之黨半舌

虎叔向弟 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日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譏其受凶叔向日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因何若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

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日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日必神大夫神大夫

夫神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

無不行其言皆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神大夫所

不能也動君而曰必繇之何也叔向日樂王鮒從君

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

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云

公族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

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功謀者當明信以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一以棄第故



社稷不亦惑乎鯨殛而禹興言不以父伊尹放太甲

而相之卒無怨也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憾心

言不以一怨妨大德言弟兄罪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弟兄罪若之何其

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

國非私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又叔向適

驪蓀惡惡貌欲觀叔向從使之物噐者從隨也隨使

者醜而醜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驪明也素聞其賢故聞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

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

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

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

顯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不揚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

廩丘縣襲衛牟角取之今廩丘縣所遂襲魯高魚高

故城是城在廩丘治牟角城是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於其庫入高

縣東北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

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

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而貪之是

宜見討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

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

受地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

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

烏餘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是以睦於晉

韓宣子晉大夫也聘魯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子

也不臣志志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

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後欒施高疆奔魯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

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

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

嗣當立而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

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

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僂於是糊余口於是鼎中為饘粥饘

粥糊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

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

今孔丘年少

時年十七

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日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

及子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日子速納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

難在昭公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

大帶也吳地貴紵縞帶各獻已所貴示積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侈謂伯有

適衛說蘧瑗

蘧伯玉

史狗

史朝

之子史鱗

公子荆公叔發

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日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富必厚施故政

在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

庾公衛大夫疾作虐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也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

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和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

庾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喪負芻息於途牧者

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繆

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騾以贖之載而

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

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

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誦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

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

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

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

子遂以為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

於危而反諷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夫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為晉陽請口以為重綵乎抑  
 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  
 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  
 以為歸

孫叔敖為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  
 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  
 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  
 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節為孫

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然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  
 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  
 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  
 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  
 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財枉法為姦觸人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  
 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者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

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爲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鎖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爲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

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趙禹爲少府時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騎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

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  
 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  
 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移猶施也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  
 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關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  
 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誰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為吳相病免維陽劇孟嘗過盎善待之安陵富  
 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徒也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

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

不以親為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不

以在亡為辭解而孟兼行之解者若今分疏也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

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陽分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

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

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間知各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為小黃令京房事贛贛嘗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揚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雄官至侍郎

嚴尤為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為春陵侯家訟逋



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

春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日光武為季父故春陵

侯詣大司馬府說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橐錢若干萬時犯人朱福亦為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福光武後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及尤圍昆陽城中出

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乃如是

後漢安城侯賜初與更始俱到雒陽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

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

器也

虞延為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明帝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

自稱南陽功曹詣闕 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珮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帝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既到拜郎

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錄是以延為

明

第五倫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為九江沛二郡  
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為蜀郡太  
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倫後位至  
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  
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為漢陽太守  
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

穎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  
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先記

妻子心已許之  
故言信於心也

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

郡州郡謂刺  
史太守

王克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為郡功曹諫諍不合自  
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克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  
兒必記漢事

馮敷為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嘗  
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  
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筭

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  
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為交阯太守胡廣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真從家來省其  
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  
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  
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奏章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又云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侯父欲去父留之  
待正旦使觀朝史會者數百人真於窓中闚其與父  
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戶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  
其後廣果立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公府而賢良皆不就

王謙河南尹田歆外甥謙其官科高始為縣門下史

時謙名知人歆謂之日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  
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明日謙送客於太陽郭遙見高異之還白歆曰為尹  
得孝廉矣近雒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  
安用近雒陽吏耶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  
在山澤歆即召高於庭辯詰職事高辭對有序歆甚  
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秦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為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

寓宿旦日客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出

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令學卒以成德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大學

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時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王柔王澤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遠方改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謝軌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成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軌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

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集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在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延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繇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

號曰徵君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朗陵侯相時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淑又拔李昭於小吏

李膺為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嘗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所羞又岑暉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為司隸校尉

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嘗歎美之以為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名卿且勿言真後

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祐官至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  
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  
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  
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  
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  
異之士以是異統後尚書令荀彧舉爲尚書郎又參  
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浚義人游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  
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繇是知名時漢中晉

文經梁國黃子英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  
無所通接雖中諸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  
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  
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問融恐  
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  
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  
薄子金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於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殿年金童幼玄稱淵爲國器  
般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國淵字子尼  
少師事鄭玄

知人

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  
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後為大司農

李璿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璿異其才將沒謂子  
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焉張孟卓與  
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休必歸曹氏諸子從之  
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為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  
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  
童皆隨之甘公出遇見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  
說許妻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奈何以女  
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衡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為神功曹少峻名

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金顯名於

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林劉曄少有孝行避

地揚州邵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為魏名臣又曹公微

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目邵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

伺隙脅邵邵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公大悅而去

又云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回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姦雄  
太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為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  
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間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  
 小一坐盡驚豔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  
 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邕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  
 顧雍從學琴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  
 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為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  
 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  
 毅偉世之器也昨且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  
 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召王  
 修為主簿舉孝廉修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

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

難來惟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嘗謂功曹孔  
 邵廊廟才也邵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  
 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  
 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為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  
 之奇也惟玄與南陽何顓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嘗  
 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為其文  
 又云橋  
 知人觀魏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  
 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繇是身



名益  
重

知人

何顓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顓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顓屍而葬之冢傍

陳寵爲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憾寵林卒被用而以賊汗抵罪

魏荀彧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及引致當世知名邠憲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稱職初曹公問彧誰能代卿爲我謀者彧言攸繇又言策謀士初進志才志才卒郭又進嘉曹公以爲知人或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劉元起涿郡人蜀先主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元起子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元起嘗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嘗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嘗人也

元起出蜀志不見官位

張世平中山大商也蜀先主居涿時世平與蘇雙等

皆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

先主繇是得合徒衆

世平出蜀志不見官位

魏茲陳留人臻之父也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

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

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於滎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魏茲出魏志不見官位

王郎漢末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後太祖徵之既

至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耶郎曰策勇冠一世

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

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

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王雋字子文汝南人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

暉善曹公之為布衣特愛雋雋亦稱曹公有治世之

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曹公會之會

者三萬人曹公於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為魁者必

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

今作矣雋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

歎劉表見袁紹彊陰與紹通雋謂表曰曹公天下之

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

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

賈詡為太尉初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謂人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劉琬漢末為使者使孫策加錫命時吳大帝舉孝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嘗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裴潛初為太祖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

楊俊字季才有風鑒仕為南陽太守漢末晉宣帝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嘗人之人也又司馬朗

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

甘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崔林字德儒河東武城人也有清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後為司空薨

傅翼字公悌文帝時為侍中翼瓌偉博達有知人鑒翼在荊州目龐統為半英雄謂裴潛終以清行顯統

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金有名  
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吳謂之必反卒如其言  
游殷爲郡功曹時張旣爲兒童殷察而異之引旣過  
家旣敬諾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  
其恃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  
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旣論霸王之術饗訖以子楚託  
之旣謙不受殷固託之旣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  
乃許之後楚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  
祖以問旣旣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  
龐西

夏侯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  
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於今皆爲後式  
司馬德操潁川人也劉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文帝卽  
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

陳群辟太祖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  
周達者太祖辟之群封還勅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  
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  
陵陳矯并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  
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群爲知人

劉曄為侍中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

曄一見諷達而皆云此二人必反卒如其言達有容止才觀

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嘗侍曄曰達有苟得之心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者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張既為雍涼二州刺史十餘年其所禮辟扶風龐延

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涓燉煌張恭周生烈等

皆終有名位

荀攸字公達鄭袤高祖眾為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

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

下矣公業泰字也攸終於尚書令

傳嘏為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

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錯巧好利不念務本

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

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

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李

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

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

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而遭明者必死豐後為

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先是何晏以才辨

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輟而不納也輟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輟曰夏侯秦初一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輟答之曰秦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故爲尚書僕射時司馬文王輔政鍾會爲黃門侍郎會嘗有自矜色輟戒之曰子志大而量小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後果作亂被誅

何禎明帝時爲秘書丞時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選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夏侯霸爲討蜀護軍右將軍後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會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

知人

之憂然非嘗之人而不能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

蜀  
司馬朗為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鄉人李覲等盛得  
名譽朗嘗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

崔琰為中尉琰初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  
日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

王修為奉嘗修初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  
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郭玄陽翟人被刑在家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  
石苞皆年十二三玄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  
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

從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繇此見知遂被拔擢苞

亦貴顯郭玄出魏志不見官位

杜畿為尚書僕射畿初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  
有奸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

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  
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

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  
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

世乃服畿知人魏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形及元壽知人

卷之八十四

蜀司馬徽穎川人有知人之鑒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繇是漸顯徽出蜀志不見官位

譙周字允南陳壽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壽獨不為之屈繇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蜀平生是沉廢者累年後為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雒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

至再致廢辱皆符周言周入魏時晉文王為相國以

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侯

楊戲為射聲較尉戲性簡情未嘗以甘言加人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王連為司監較尉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棋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

吳虞翻字仲翔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嘗為騎都尉

册行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二十九



陸遜爲太子太傅遜名知人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後豔恪竺皆坐誅其先見如此

胡綜爲侍中時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城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

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也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大帝卽召入蕃謝答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帝問如何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大帝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大帝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嘗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既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

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濟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

牟衡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衡及宣詔郎豫章楊廸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李肅南陽人也孟仁少從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後果為丞相

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潘秘過辭於

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

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虞俊餘姚人也俊見張溫歎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

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

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日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溫出吳志無官位

陸瑁吳郡吳人也為選曹尚書初同郡聞人敏見得

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

孫河為烏程縣長吳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蔡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爲宜都太守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亂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郡太守忠乃代之

闕澤字德潤爲太子太傅初丁固在襁褓中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終如其言

季衡爲咸遠將軍衡本襄陽卒家子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間半衡有人物之鑒往于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

顧邵爲豫章太守好樂人倫初錢塘丁諳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諳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

張承爲奮威將軍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欵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並爲國士欵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字元遜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册府元龜 知人

卷之八百四十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尚書書錄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四十三

知人第二

晉劉寔初為宣帝相國參軍時鍾會鄧艾之伐蜀也  
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  
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  
也懷帝時為太尉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四十三

趙元儒名爲知人爲鄴市長石苞少爲史被使到鄴  
事久未决乃販鐵於鄴市元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  
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繇是知名

許允爲吏部郎石苞嘗見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  
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  
意允之知己乃如此

孫登高尚不仕稽康從之游登謂康曰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一云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子無求乎康不

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潘岳爲黃門郎熊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  
風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胡毋輔之字彥國爲湘州刺史初光逸爲門亭長迎

新令至京師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輔之謂

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

阮修字宣子梁國張偉志趣不嘗自隱於屠釣修愛

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

世事受累修爲太子洗馬

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牟祐字叔子祐嘗過之奕歎

曰牟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牟叔子

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一云牟祐舉上計吏

就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者也 奕後為雍州刺史

亭長李合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  
合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奕遷尚書名重當世  
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  
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

鄭袤為儀同三司初年十七在鄉里時濟陰魏諷為  
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姦雄  
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

張華為司空初陶侃至雒陽數詣華華初以遠人不  
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共之除郎中伏

波將軍

裴楷字叔則為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  
南樂廣僑居郭界未知名楷一見而奇之致之於宰  
府

裴頠魚毀切字逸民王接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

多不能善之惟頠雅知焉頠為左僕射嵇紹為汝陰  
太守頠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  
無復遺才矣頠後為侍中

李意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為知人意官  
至特進

閻德東海人也唐彬初受學於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後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較尉雍州刺史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左父太原人也魏舒少質樸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惟又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未能令妻子免饑寒吾當助卿管之嘗賑其匱乏舒受而不辭果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

山濤字巨源爲尚書僕射初王衍總角造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王戎爲司徒衍從兄也初孫秀爲瑯琊郡吏求品於鄉議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免焉

范擘爲少府卿人郭舒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精識大義擘及舒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

盧欽范陽涿人也爲尚書僕射初同郡人張華少孤貧自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稽紹爲侍中初沛國戴瞻少有才知與紹從子合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瞻後爲司州

丹川元... 知人二  
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又元帝初  
封瑯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  
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  
人未之識焉惟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嘗殆  
非人臣之相也

劉公榮濟陰人也有知人之鑒范喬弱冠受業於樂  
安蔣國明公榮見喬深相器重喬父沒足不出邑里  
供養衡門至於白首元康中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  
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又舉寒素一無所  
就又同郡武陔字元夏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

早獲時譽與二弟紹字叔夏茂字季夏金總角知名  
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公榮有知  
人之鑒嘗造周周見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  
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  
減嘗伯納言也

江統有才識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  
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  
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  
郗鑒爲賢良陳留阮修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  
以爲知人統累遷至黃門侍郎散騎嘗侍領國子博



士

山簡河內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初蔡克未仕時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爲泉陵令初同郡人戴若思除涖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顧榮字彥先嘗見吳伏波將軍孫秀之曾孫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嘗童也榮位至散騎嘗侍安東軍司

周浚字開林爲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張公陳留高士也王遵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爲奉嘗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周顛爲僕射初顧和幼爲王導揚州從事月旦當朝

未入停車門外顓遇之和方擇蠹夷然不動顓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顓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王澄為荊州刺史范汪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者必是子也

王應王敦兄舍子也敦養應為子敦從弟彬為江州刺史舒為荊州刺史敦死舍欲投舒應勸舍投彬舍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為敦嘗欲教彬故也汝欲歸之應

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及人危厄必與恩悞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憾

王導字茂弘為丞相初諸葛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恢後累遷尚書右僕射尚書令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又劉惔少清遠有奇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

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  
范汪者恢復喜母又不聽及恢年德轉升論者遂比  
之荀彧

劉惔爲丹陽尹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  
服其知人又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少與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傑  
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潘洎爲洗馬見王敦而目之曰處仲

敦字

鋒日已露但

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噬東海王越以敦爲  
揚州刺史洎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  
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以爲都督江揚荆湘交  
廣六川軍事明帝卽位敦遂叛

庾亮領江州孟嘉少知名亮辟補廬陵從事嘉還都  
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轉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  
而笑謂弟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

褚裒爲豫章太守正旦朝庾亮以裒有器識亮大會  
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  
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  
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

謝安字安石爲太傅初褚爽少有令稱安甚重之嘗

日若期生爽之小字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萬嗣為長沙太守時陶侃為廬江太守張夔督郵領

攬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

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

廉

楊暉為豫章國郎中令暉陶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

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

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

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

黃慶為武庫令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慶進陶侃於

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致復何疑也慶後為

吏舉侃補武岡令

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陶侃為南蠻長史遣先

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

叅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

以軍功封東鄉侯

桓彝字茂倫為西陽太守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

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

許郭初見謝安始四歲彝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

不減王東海

温嶠為驃騎將軍鎮武昌初桓温生未朞而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曩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王蘊為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彈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庾翼字稚恭為征南將軍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金才各冠世而翼弗之重也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候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矣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嘗人遇之嘗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王濛為司徒左長史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繇是少有重名

郗超為桓温參軍事聞謝安以苻堅之侵舉兄子玄為將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

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桓溫字元子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日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溫後爲丞相大司馬

王雅爲太子少傅孝武世時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日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秉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當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胡之爲郡太守時南平車武子父育爲郡主簿胡之名知人見武子於童幼之中謂武子父日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

王謚見劉裕在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嘗謂裕日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

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桓玄字敬道爲大司馬初京兆霸城人王修南渡見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又謝景仁以不附會司馬元顯年三十方爲著作郎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方作著作郎

楊珧駿之弟也魏咸熙中劉元海爲任子在維陽晉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暉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繇余日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容儀機識實如聖旨然其

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珧及孔恂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

漸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珽官終太僕

董仲道隱者也王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彌後事劉元海劉曜為石勒所殺張華仕前燕為安北將軍雅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扶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張載灌津人也同郡韓嘗少能屬文師事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嘗後仕慕容儁為揚烈將軍與李產俱

傳東宮從太子暉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苻宏前秦苻堅之太子也堅以士馬強盛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呂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馬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翼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嘗必有大福宜深保愛毛興仕前秦鎮上邽時苻登兄同成為興長史以登為司馬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羗事終不尅



何憾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少弟司馬矜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

徐統見王猛於鄴都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王猛字景畧爲符堅丞相呂光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猛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嘗人也

劉化者道術之士也見李特第三子雄化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爲人主

仲雋雄字也

趙厥後蜀人也李庠特第三弟也爲威寇將軍封陽

泉亭侯初至蜀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

玄序庠字

王齊北燕人初馮素弗跋之長弟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勿動成藻爲南宮令馮素弗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時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

宋謝景仁爲桓玄黃門侍郎時高祖爲桓循撫中兵  
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  
未辨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  
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  
欲與容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  
祖甚感之

江歆爲建武將軍初劉穆之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  
覽多通爲歆所知及歆爲將軍以穆之爲府主簿

謝混字叔源高祖義旗初建以徐羨之爲鎮軍參軍  
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混共事混甚知之混官終

左僕射

蔡堪之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

文靖

弘微謝  
密字也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元嘉三十年元凶弒立孝武入  
謝義興太守王僧達歸孝武孝武命爲長史初發尋  
陽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求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  
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  
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果來

桓序爲輔國將軍劉敬宣父牢之爲鎮北將軍敬宣  
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序鎮蕪湖牢之參序

知人二  
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劉敬宣以劉毅爲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嘗人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耶然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

韓伯爲豫將太守胡藩少孤居喪以毀稱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二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車駕數幸除給事中不就南齊衡陽元王道度太子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於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張邵拜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時王華爲侍中護軍初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日子陵華之字也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是在也華實舉之

劉桡爲尚書僕射沈演之年十一桡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

王韶之爲吳興太守郡人王道隆兄道迄涉學善書

形貌又美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  
荀伯子潁川人卒於東陽太守王惠素不與謝靈運  
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  
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  
如萬頃波焉

劉穆之為丹陽尹謝方明性嚴格與從兄混俱有重  
名惟歲節朝宗而已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  
穆之相識者惟有混方明鄒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  
之甚以為憾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  
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思

南齊蕭摹之為丹陽尹時高帝父承之少有大志才  
力過人摹之及宗人北兖州刺史源之並見知重  
張緒為會稽內史陸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緒見  
慧曉童幼便嘉異之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張環為吳郡太守郡人顧曷陸閑並少年未知各環  
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

虞棕會稽餘姚人初見武帝帝始為從官家尚貧薄  
棕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卒於光祿  
大夫加正員嘗侍

曹武為散騎嘗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

惠景之在襄陽於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  
 獨謂梁武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  
 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  
 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  
 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曹武  
 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  
 言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換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  
 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  
 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

明諧之爲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  
 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言

褚淵爲錄尚書事從弟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  
 知淵謂人曰從弟廣信獨立乃十倍於我也

張融吳郡錢塘人與杜栖同郡栖徵士京產之子也  
 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嘗在側融指栖曰昔  
 陳太丘之名元方此之爲劣今方古人何貴融後終  
 於司徒左長史

殷灞爲尚書右丞沈瑀嘗詣灞灞與語及政事甚器  
 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蕭惠開征西將軍思話之子也丹陽建康人紀僧真

少隨思話及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

沈寅之爲領軍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寅之寅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正如今日卿將來或復此

劉藏爲尚書左丞徐孝嗣始適藏弟舍孝嗣往詣藏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

自結

陸修靜與張融同郡融弱冠修靜以白鷺羽扇塵尾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融後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王儉爲衛軍武帝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又稱徐勉有宰輔之量

王融爲中書郎劉孝綽之舅也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梁劉孝綽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嘗使  
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  
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  
綽年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  
後累遷秘書監

紀少瑜早孤幼有志節嘗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  
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  
新拔方有高名後為武陵王記室參軍

呂道惠餘杭人范述嘗幼好學從道惠受五經畧通  
章句道惠學徒嘗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為王  
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為  
之師友

蔡樽為侍中武帝嘗問曰鄉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  
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久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  
為太子少傅岫為右將軍

張永顧協之外從祖也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幼孤隨  
母養於永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  
撫之曰兒何戲協對曰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  
氏興於此子後為散騎嘗侍鴻臚卿

顧歡未异外祖也异年數歲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

此兒非嘗器當成卿門戶後爲中領軍贈侍中尚書  
右僕射

梁仲德張緬外祖也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  
年數歲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嘗器非止爲張氏寶  
方爲海內令名也仕至侍中

裴子野河東人爲鴻臚卿張纘爲太尉諮議參軍尚  
書吏部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其爲早達子野曰張  
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憾其晚矣

阮孝緒謝蘭舅也蘭晉太傅安八世孫孝緒以其有  
至性謂之曾子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  
曰吾家元陽也蘭亦遷散騎嘗侍

張岱陸倕外祖也倕少勤學爲岱所異岱嘗謂諸子  
曰此兒汝家之元陽也終於太嘗卿

陸闢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  
所知仕至揚州別駕

袁炤范雲之親人也雲字彥龍嘗就炤學晝夜不怠  
炤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雲後  
爲尚書右僕射

袁粲爲衛將軍謝朓爲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  
時人方之李膺朓謁旣退粲曰謝令不死朓莊之子



也

韋叡以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士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貞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沈約爲左衛將軍張率爲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同載詣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繇此與昉友

善

袁顛爲雍州刺史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昭後爲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

謝朓文章盛於一時到洽清警有學行朓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亦乃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拒絕

任昉樂安人時到洽除晉安王國左嘗侍不就遂築

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昉有知人鑒與洽兄沼漑並游  
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  
之禮又伏挺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  
體昉深相歎異嘗曰此子日下無雙

何點字子晉徵侍中不就杜廼有學業能清言點見  
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廼果早卒  
又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徐勉爲中兵郎領軍長史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嘗  
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  
難可輕幣衣裙俄師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識鑒

後勉爲僕射時蔡大寶濟陽考陽人少孤而篤學不  
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嘗  
侍嘗以書于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游處所  
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諸葛璩瑯琊人臧盾幼從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  
嘗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  
生重器王佐才也盾後爲領軍將軍

明僧紹徵士也劉杳字仲深年數歲僧紹見之撫而  
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杳後遷尚書左丞

趙伯符孫謙親人也謙字長遜東莞莒昔人也少爲伯

符所知猶年十七伯符為豫州刺史引為左軍以幹稱

周顒汝南人何喬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之也惟劉瓛顒深器異之後累遷左丞尚書領驍騎中書令拜表辭職居若耶山高祖踐祚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不就

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柳莊初為太府卿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大寶時為岳陽王蕭譽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王僧辨為申隨都督司馬申為鎮西外兵記室參軍

及侯景寇郢州僧辨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辨歎曰此生腰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

陳孔奐為中書令虞世基幼沈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艸隸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及煬帝即位參掌朝政

蕭暎為吳興太守梁大同初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

鄧顯沛國人也孔奐會稽山陰人也奐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顯

丹元... 知人二... 卷之八十四十三

時稱學府每共與討論深相歎服乃執與手曰昔伯  
嗜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  
保書籍尋以相付卒為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領  
前軍將軍

蕭勵江總之舅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  
志性勵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行殊異神  
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後為尚書令給鼓吹一  
部

王筠為尚書謝貞從舅也貞年七歲母王氏授論語  
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間居五言詩筠奇其  
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  
乃追步謝惠連矣繇是名輩知之遷南平王友掌記  
室事加招遠將軍

張纘為吏部尚書杜之偉補邵陵王田曹參軍之偉  
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纘深知之以  
為廊廟器也

徐陵為少傅聞虞世基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  
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  
妻焉

後魏劉庫仁初見道武嶷然不群嘗謂其子曰有圖

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春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春日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春不以爲意後顯果殺春而代立

王猛北海人爲苻堅相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畧與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畧軍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

崔光爲司徒元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又濟南王彧臨淮王之孫也彧字文若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光見而謂之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又元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叅軍光每見之曰元叅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又趙彥深年十歲曾候光光謂賓客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

游肇爲侍中臨淮王昌弟孚少有令譽肇及并州刺

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乎咸曰此子當進的人物憾吾徒哀暮不及見耳

李孝伯爲尚書宋孝武鎮彭城魏使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嘗士也

郝軒太原人世名知人崔玄伯爲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軒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

李彪爲御史中尉以李煥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爲彪所知

崔浩爲司徒薛拔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浩見而奇之

張讜爲平壽侯李訢爲相州刺史以罪免配爲廝役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

崔玄伯清河人卒贈司空初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炤必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

崔挺爲北海王司馬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嘗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并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

遠至世稱其知人後光位至司徒侍中

李冲為尚書宋弁才學雋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崔亮年十歲嘗依季父幼孫家貧傭書自業時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言亮於冲冲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三人終將大至

李崇為尚書令宋維字伯緒諂事元父為時所忿崇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以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父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清河王懌為太傅劉懋性沈雅厚重懌愛其風雅嘗目送之曰劉生堂堂縉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裴夙為主客郎時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

李苗為員外散騎嘗侍大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或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

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

崔衡嘗舉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

高允爲中書監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生尤好屬文  
允每日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後爲中書  
侍郎

李神雋爲吏部尚書崔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神雋  
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後位至侍中

崔亮爲吏部侍郎邢邵字子才少時有避遂稱子才  
焉年五歲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

嘗景河內人爲儀同三司車騎將軍蘇亮字景順武  
功人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雒陽  
遇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者  
者將此人乎又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  
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嘗  
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  
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繇是稍知之

北齊段長遼西人神武素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  
馬得給鎮將長嘗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  
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  
用之



蔡雋廣寧石門人高爽有膽畧高祖微時深相親附  
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

甄琛爲定州長史同郡杜弼幼聰敏琛簡試諸生見  
而策問義解閉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實  
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琛相嗟賞許以  
王佐之才澄琛還雒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  
召命

彭樂以斛律光初爲侯景部下樂謂高敖曹曰斛律  
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後至大將軍加大  
傅

邢邵河間人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雋邵繪舅也與  
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  
之寄良在此生後位至特進太嘗卿

任城王湝以李德林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惟湝及  
趙彥深魏收陸邛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後  
位至內史令

元嶷爲刺史郎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康元爲司馬畢  
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嶷目曰三賢俱有當世  
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  
陳畢後金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那子良與王晞遊處晞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隨母兄東適海隅與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雒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群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必臻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崔昂謂盧潛及弟士邃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憾其俱不讀書耳

劉仁之為彭城王韶定州長史孟業家本寒微為州小吏性廉謹韶拜定州除典籤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為

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

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

徐遵明為國子博士楊慶字伯悅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遵明見而異之

楊遵彥為尚書右僕射見奉朝請薛道衡嗟賞吏部尚書龐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後周齊王憲嘗遇柳謩之於途異而與語大奇之謩時爲童兒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謝舉爲僕射柳霞爲邵陵王府功曹頗協時論舉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賢其勉之賢後至洮州總管

裴俠爲郢州刺史梁竟陵守孫暲鄧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鄧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暲廼以郢叛卒如俠言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文帝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

隋劉臻爲左僕射初楊汪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繇是知名汪仕至吏部尚書

牛弘爲吏部尚書所有進用皆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迄似輕薄文帝

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  
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又見李靖爲殿內直長  
重之曰李生王佐才也

顧言河東人也博學有才罕所推仰與虞世基相見  
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世基後至  
金紫光祿大夫

高構字孝基爲吏部侍郎見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  
精彩絕人深器重之每謂人曰此子有應變之材棟  
梁之用又房玄齡年十八射策甲科授羽騎尉較讐  
祕書省孝基見玄齡嗟挹不已謂河東裴矩曰僕閱  
人多矣未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憾不覩其縱壑凌霄  
耳

劉炫爲太學博士定州義豐人張行成少師事炫勤  
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

張弼大業末爲賊帥李大亮隴西狄道人也好讀書  
有文武才幹爲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就死弼見而  
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

盧思道爲散騎侍郎封倫舅也封倫少時思道每言  
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

薛道衡爲司諫大夫溫彥博之父友也彥博幼聰悟

有口辯涉獵書記初道衡及李綱嘗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有卿相才也

唐劉曇輝孔穎達邑人也穎達年八歲日讀千言未嘗嬉戲曇輝有知人之鑒深奇之穎達後仕爲國子祭酒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善敷奏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奇鋒間出高論橫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徒聞斯語今見其人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李勣隋末事李密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卽加禮敬引之內卧談話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胄知其所行能尋卽釋放更加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勣後位至司空

李文博有知人之鑒張河幼而警悟文博見而奇之與其結友河後爲相州都督范陽郡公

盧承業爲楊州長史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嘗禮行也師德後爲相

朱敬則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及知政事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左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時賞拔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公後當相次掌知均衡之任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炤隣駱賓王等以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其後皆如其言

李義琛爲雍州長史蘇珣爲鄠縣尉義琛謂曰鄠縣本多訴公近日遂絕訪聞其繇明公爲其疎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卽明公座也但憾遲暮所見耳珣後至吏部尚書

桓彥範爲雒州刺史蕭嵩調雒州參軍彥範見之雅重待以殊禮

姚崇爲紫微令蕭嵩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幹同列咸未之異而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

獨孤信爲雒州總管孫思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信見而歎之曰此聖童也但憾其器

大適小難爲用也

吳兢仕至相州長史初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畧少時師事競競甚重之

李華栖筠之族子也栖筠趙郡贊皇人幼孤貧而器度雄遠體貌環傑博覽墳籍無所不通屬文勁迅然本於理道教化性嚴重寡言造次不妄交接故當時高名之士皆敬慕之華有知人之鑒每稱其王佐才初自負器業恥從賓貢隱居於郡共城山下華固勉其應舉一試登進士第

程楚賓者呂諲鄉人也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自賑楚賓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杜鴻漸爲宰相杜黃裳升進士宏辭科鴻漸深器重之黃裳後亦爲相

于邵爲禮部侍郎雅知人初山南東道樊澤嘗舉賢良方正至京師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五年澤爲節將又北部郎中崔元幹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學擢首甲科且日不十年當掌誥命竟如邵言

裴儼爲金吾將軍時邵說遷吏部侍郎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儼語諫議大夫栢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各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曾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德色其可久乎說竟卒於歸州刺史

梁肅爲翰林學士初崔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韋夏卿爲東都留守留心辟士務得才彥其後位至卿相

高郢爲僕射張仲方之父友也初仲方爲兒童時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嘗必爲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爲御史

後唐盧質爲張承業管記承業辟馮道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



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

趙德均明宗鄉人也高行周事明宗嘗與清泰主分率牙兵明宗所征無不拱從德均謂明宗日行周心好謹厚必享貴位

陳紹光驍將也鄭仁誨幼事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剗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與郡仁誨累為

右職

晉盧岳明曆象善知人唐末嘗謂李周曰子奇表方願隆準眉目踈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維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岳言乃拔青山寨將張沔落武皇賞之補萬黃領軍使

司空圖為兵部侍郎姚顛少養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圖深器之以女妻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四十四

守官 勤幹

守官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又曰見死不更其守蓋夫委質  
公朝從政王室靖恭爾位職思其優故有專秉彛章  
恪居官次弓招靡應李法是從聞變難而不移疆臣

以之屈意奉憲令而無撓明主繇是改觀得守器之規絕代庖之咎宜乎寵以異數謂之能臣者哉

欒鍼晉中軍帥欒書子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遇

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

在公左右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

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

可犯也乃扶公以出於淖

謝息魯孟僖子家臣孟孫從昭公如楚晉人來治杞

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

日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挈瓶似者喻一

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也雖

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齊虞人史失姓名景公田于沛沛澤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

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嘗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

韙是也

孔子嘗為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矣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孔子嘗恐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庾倉之吏也不失會計直當其多火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也牛牟苗壯肥好食令長大而已苗長貌也詩云彼茁者猥位卑不得高言予朝事故但稱職而已

漢胡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

建未得真官兼守之貧無車馬嘗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

卒甚得其心尉者自上安下者也薦者舉藉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坐賣日賈為賈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耳

故行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束

也日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較列坐堂皇上

也室無四壁日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

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日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

建日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較皆愕警不知所以建

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日臣聞軍法立武以

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謂公

顯然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

為之

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

帝李法日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兵書之法也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

書日李法

者殺審小臣謹案軍法日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

賣也

開言軍正不屬將軍將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二千石謂軍中

較尉都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執事不諉上諉

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

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司馬法亦兵書

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欲致民勇志使

不奔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符璽郎史失姓名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霍

光召尚符璽郎恐有變難故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

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

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

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嘗欲

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

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

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

守卒全一部

鄧暉字君章為上東城門候光武嘗獵車駕夜還暉

鄧暉字君章為上東城門候光武嘗獵車駕夜還暉

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日火明燎遠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

何湯為開陽門候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雒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光武嘗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帝又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第五倫為京兆尹閭與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晉徐胤為牟祐軍司馬祐在荊州頗以畋獵廢政嘗欲夜出胤執戟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後趙王假為永昌門候石勒嘗夜微行簡察營衛齎繪帛金銀以貽門者求出永昌門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

後秦王蒲聰為城門較尉姚興從朝門游於文苑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蒲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

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宋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武帝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以察信或虛報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邳君章耶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盪於遊畋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遊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南齊荀伯玉爲太祖冠軍參軍隨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孝武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

傅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邳君章近在閭下卽轉爲主簿

北齊張耀爲尚書右丞文宣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嘗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辨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笑曰卿欲學邳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與錦采

唐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簡誠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邪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太宗以爲然

王播爲侍御史德宗貞元末李實爲京兆尹恩寵莫二播嘗遇之通途故事臺府相臨實宜下道避至是實不肯避呵道如故播嘗自臺移牒實怒遂奏播爲

三原令

勤幹

傳曰能業其官詩云不懈於位蓋夫明幹屬職受任居方有統理之才資精鍊之用雖復繁於簿領靡厭於官曹政經是勤吏事攸攝幹蠱之謂茲以足稱在公之心於焉是取斯所謂思不出位職思其憂智效一官守不假器敏以爲政行之惟艱者也故以明濟著聞僦勉從事或終日以斂膝或申旦而不寢衆務具舉彊力斯在茲故爲吏者克勵其所守者矣若乃微當官之譽取辨職之稱雖日無近名蓋亦不信矣冥爲夏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



孔子為魯季氏史料糧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漢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害傷也無能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與共事備略何乃給

泗水卒史事第一課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回請

得毋行

尹翁歸為平陽市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

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變亂及翁歸

為市吏莫敢犯者

張世安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於

書中給事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後漢劉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

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

虞延陳留東昏人也光武東之雒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

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諳其數俎

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蓋延初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

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為

高寵嘗非之獨勤以物務

魏薛悌字孝威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

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高柔為刺姦令史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

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

徐解裘覆柔身而去自是辟焉

李勝為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為宰守未嘗不

稱職

陳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

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

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

蜀李福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福為人

精識果銳敏於從政

王離字伯元以幹才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代王

祇為犍為太守

李巖字方正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

牧劉表使歷諸郡縣

吳呂岱守吳丞時大帝領會稽太守親斷諸縣倉庫

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帝意召署錄事

滕胤當諸葛恪征淮南以胤為都督掌統留事胤自

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至曉不寐  
晉謝晦爲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  
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

陶侃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進禮愛  
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端萬端罔有遺  
漏

陳顥字延思仕爲郡督郵簡獲隱隱蘇三千人爲一  
州尤最太守劉亨拔爲主簿

宋沈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叅軍  
吳山陰令治皆有聲

南齊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  
隱重有幹局爲劉劭所稱

梁宋史仕宋爲郢州治中有稱名職

劉坦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嘗侍尋補孱陵令遷南  
中郎錄事叅軍所居以幹濟稱

徐勉爲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叅掌軍書劬  
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群犬驚吠勉歎曰  
吾憂國忘家至於是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後梁沈君公吳興人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  
明帝所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傳俊少博學

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金有能名  
陳華皎爲吳興都尉錄軍府文帝爲太守穀帛多以  
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

殷不佞少立名節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尚  
書兵郎甚有能幹

後魏崔休爲司徒右長史聰明強濟善斷決教府多  
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凝滯加之公平清潔甚  
得時譽

鄭懿涉歷經史善當世事閑雅有治才爲孝文所器  
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京兆王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外兵  
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

崔玄伯少有才雋號爲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爲冀  
州從事官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  
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

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  
散專典祕閣肅勤不倦太武深重之

李冲位至尚書僕射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  
廟及維都初基安處郊祀新起園寢皆資於冲勤志  
彊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剗

在手初不勞厭也

穆弼為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又為北鎮都將軍徵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所在著稱封興之為瀛冀二州北平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陸恭之字季順有操尚累遷鎮南將軍所歷並有聲績

平嘗為著作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年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為稱職企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嘗也

李獎為散騎嘗侍鎮東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

劉懌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叅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

崔敬邕性長者有幹用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

房景為步兵較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

叔孫隣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都尚書有當官之稱

郭祚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孝文甚知賞之

穆觀爲左衛將軍管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孝文奇之

許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北齊司馬子如爲吏部郎中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及領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

李興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暕之五世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興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興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才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爲太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

封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叱列長文爲涇州長史雖無他伎能在官以清幹著稱

張耀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

未嘗有過  
後周寇雋仕後魏爲司空府功曹叅軍轉主簿時靈  
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雋典  
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太后嘉  
之除左軍將軍

裴俠爲工部中大夫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  
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  
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  
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者也

裴禕俠之子也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  
及俠斷決過之

薛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彊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  
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  
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  
又於長陽諸屯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  
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  
苦焉

高賓累遷計部中大夫賓敏於從政果敢能斷決案  
牘雖繁綽有餘裕

李彥累遷開府儀同三司素多疾而勤於蒞職雖沈

頓枕蓆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

申徽初爲西魏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姓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

楊敷爲司本中大夫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

裴果魏孝閔時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理屈滯牧數州號爲稱職

馮遷少修謹有幹能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揚均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

柳帶韋爲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梁昕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

隋杜臺卿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高祖爲隋國公擢授參軍事高祖初少時每讌賓客嘗令圓通監厨性嚴整左右



婢僕咸所敬憚惟世子乳母侍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撻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相顧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

張虔雄少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叅軍王嘗親按囚徒虔雄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元文都性鯁直明辨有器幹仕周為右侍上士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

賀婁子幹字萬壽少驍武知名釋褐司水上士稱為疆濟

楊汪為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為明幹

周羅暉為幽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期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

劉子翼為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

薛孺為清陽令襄城掾所經並有惠政

唐戴胄魏郡人也性正直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

簿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

劉洎字思遠南郡江陵人也少好讀書性勁躁有幹畧

張光輔本燉煌人也少明辨有幹局歷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及爲宰相皆有能名

蕭至忠景雲中受晉州刺史明於吏道甚有能名

崔日用初爲芮城尉則天幸長安備供繇陝州刺史

宗楚客專以頓事委日用條白物役當煩而省楚客深加賞歎繇是擢用新豐尉遷監察御史

顏杲卿以蔭授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錄事叅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李彭年有吏才工於剖析有當官之稱

裴耀卿爲濟州刺史玄宗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遠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

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

蔣沆爲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時長史韓朝宗裴殉咸以推覆簡勾之任委

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群僚楷式

呂謹爲哥舒翰支度判官性謹密勤於職務在使幕

縱無事塊然獨坐不離案牘翰益親之

李麟爲河東太守本道採訪處置使及安祿山反以武臣呂崇貴代之麟還京所歷皆有美稱以謹靖雅正自處

韋倫爲內作使判官時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吏因緣爲姦倫又躬親闕視省費減倍改大理評事

李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叅軍皆爲稱職累遷長安令

班宏爲尚書侍郎性勤恪每晨入官署至夕方歸下吏不堪其勞故蒞職頗以清白勤幹稱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陟深器之奏克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商牘錫詳於訊覆陟推誠任之時人謠曰員推韋狀

劉贇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鄆縣丞宰相杜鴻漸判官楊炎美之

鄭元累遷刑部尚書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

盧士攻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無競雅有

令間始爲吏部員外郎甚稱職轉郎中

後唐張敬詢少事武皇性勤幹時太祖收市甲馬屢濟國難尤留意於兵仗敬詢自軍吏至牙較專掌甲坊十五年尤稱職

孟鵠本魏州索吏也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職鵠爲度支孔目官掌邢洛錢穀司明宗時爲邢洛節度使軍賦三分之一屬霸府鵠於調算之間不至苛悉每事曲意承迎帝心甚德之而度支使孔謙專典軍賦而於藩鎮徵督苛急帝嘗切齒及帝卽位鵠時爲租庸院勾押擢爲客省副使樞密院承旨當年爲三司副使

晉周瓌北京晉陽人也少端直善計書自高祖歷數鎮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較凡庸調出納咸以委瓌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忤帝甚重之

周邊蔚初仕後唐爲華州記室莊宗之伐蜀大軍出於華下時華方闕師詔令蔚權領軍府事供億軍須甚有幹濟之稱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四十五

膂力 趨捷 善武藝 執御

膂力

詩云孔武有力又云有力如虎斯蓋萬人之敵百夫之防者也其有血氣方剛筋骨秀出懞恃自任伉健無對絕邁乎倫品時負於壯勇誠稟賦之有殊而才

力乎小民所用在於壯爾自非處之若怯而戒之在  
關進以戡難而禦侮退乃卷懷而若虛亦可以全養  
勇之道成率義之美哉其或肆陸梁恃鷙猛謂衆莫  
予拒而務於勝人是乃暴虎之徒不足算已

募寒浞子多力能陸地行舟

蜚廉秦之先也蜚廉生惡來有力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

子俱以才力事紂

穎考叔鄭大夫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太宮鄭公祖廟也

孫闕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闕鄭大夫穎考叔挾輶以走輶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也棘戟也

南宮長萬宋大夫曹師伐宋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

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

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叔山冉楚人晉楚戰于鄢陵楚師薄于險薄迫也叔山

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

秦董父魯孟獻子家臣魯師從晉伐偃陽董父輦重

如役叔執重車以從師

叔梁紇魯人爲鄒邑大夫從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

侯之士門焉

見門開故攻之

懸門發紇挾之以出門者

狄虎彌魯人從晉伐偃陽叔梁紇既挾懸門虎彌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蒙覆也櫓大櫓也

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慶舍字子之為齊大夫封之子慶封之亂欒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

欒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栴擊扉

三

栴栴也扉門闔也以栴擊扉為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栴動於薨以俎壘投殺人而

後死

言其口多力

子期楚司馬自公勝作亂殺子期于朝子期曰昔者

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拔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效

其多力豫章大木

孟說不知何許人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

與說皆至大官王與說舉鼎絕臏而死

臏作豚

孟賁生拔牛角

夏育衛人力舉千均

吾丘鳩中山之人多力也趙氏攻中山吾丘鳩衣鐵

甲操鐵杖以戰而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

漢項籍字羽下相人力扛鼎

扛舉也

才氣過人

申屠嘉梁人文帝時為丞相初以材官蹶張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以足蹶者曰蹶張從高帝

上官桀隴西上邽人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蓋雖風嘗屬車

屬連也雨下蓋輒御帝奇其才力遷未央廡令

甘延壽字君况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拔石拔

距絕於等倫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也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

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後漢蓋延漁陽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

氣聞官終左馬翼將軍

秦彤字次孫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位太僕

虞延字予大力能扛鼎官終太僕

郭涼身長八尺氣力壯猛

葛翼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位臨汾

令

魏許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

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

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

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

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



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  
 牛而走繇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後從太祖討  
 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  
 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崖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  
 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  
 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  
 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舵工為流矢所中死  
 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  
 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惟將褚超負其  
 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  
 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瞑目眇之超不  
 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  
 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  
 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  
 謂其姓名也

典韋陳留己吾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初平中張邈  
 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  
 韋以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  
 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韋君提一雙戟八十  
 斤

蜀劉封隨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將數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溯而上所在戰克位副軍將軍

吳韓當為孫堅別部司馬嘗從堅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

董龔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位偏將軍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位新都郡丞

晉庾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較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振殊俗

蔡裔少有勇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無几一呼賊眾皆殞時人憚之後為兗州刺史

吳彥字士則吳郡吳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位交州刺史

張昌本義陽蠻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後蜀李庠為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

之文鸞  
朱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位殿中將軍

孟係祖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

劉康祖新康縣男虔之子便弓馬膂力絕人  
倭長生出身爲縣將本府以其膂力召爲府將

張東有勇力手格猛獸位左將軍

南齊周山圖家荼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衆食噉嘗兼數人鄉里獵戲聚嘗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僮黃門郎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好射虎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戎驛將

焦度爲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府參軍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絕人帝召還克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

梁牟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位都官尚書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位益州刺史

陳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度語音儉重膂力過人位太子左衛

程靈洗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一百餘里位安西將軍

杜僧明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位平北將軍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膂力過人尤善騎射位開府儀同三司

周廸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位平南將軍

乙瓌代人慕化入貢世祖留之瓌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位西道都督

徐世譜字典宗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蠻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

後魏于栗磾代人爲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帝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帝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耶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而制之尋擒之

崔延伯博陵人也有氣力以勇壯聞位征西將軍

韓茂字元興父耆龍驤將軍茂年十七膂力絕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明元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明元謂左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明元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

郎將

陸真代人少善騎射大武初以真膂力過人拜爲內郎

劉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郎中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位安南將軍

伊諶代人善射多力曳牛却行位太子太保

長孫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位征南將軍

宇文福少驍果有膂力位征南將軍

鄒思明左光祿大夫連山子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力自効位直閣將軍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有氣幹拳勇過人子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也

奚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爲南青州刺史時梁武帝聞康生能引強弩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卒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國尺二寸箭麓殆如今之長筒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

崔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

北齊侯景懷鏡人少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爲北  
鎮岳

綦運猛魏元象中爲中外府帳內都督梁使來聘云  
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強梁人引弓兩張力  
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抗之過度梁人嗟服之  
後周韓雄字木蘭河東垣人也少敢勇膂力絕人工  
騎射有將帥材畧位驃騎大將軍

竇熾字光成善騎射膂力過人位太保

宇文顯和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王勇代州武川人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  
膂力過人位大將軍

王傑少有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位上柱  
國

崔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位大  
將軍

楊汪字元度少兇踈好與人群鬪拳所毆擊無不巔  
踣位吏部尚書

韓盛善騎射膂力過人位新平郡守

隋張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

和洪濟南人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

段文振北海平原人少有膂力膽氣過人位左候大將軍

魚俱羅馮翼下邳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

董純字德厚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周範偉儀姿有膂力仕隋齊王府佐

唐張士貴本名忽中弘農盧氏人也膂力過人彎弓一百五十斤左右騎射矢不虛發位左領軍大將軍

喬軌字文度京兆渭南人慷慨有志畧身長八尺膂力過人善擊劍左右馳射而頗涉書傳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于市井間有膂力能卷金舒鉤後為羽林射生

衛伯玉有膂力自幼習知武藝天寶中仗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

康藝全為河東偏伍勇力絕人節度使馬燧以其多藝因以藝全名之

李載義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置於親軍每從征伐

梁王彥章曹南人少好勇多力太祖領四鎮擢爲偏較嘗持一鐵槍重僅百斤所向無敵當者

後唐朱漢賓亳州人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位太子少保致仕

晉翟璋好勇力時目爲大蟲卽癡虎之稱也位左羽林統軍

張卽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憚之位慶州刺史周王繼弘少勇悍後唐明宗作鎮致之麾下善步鬪多力位河陽節度使

趨捷

夫有力善走剽悍勁疾斯趨捷之謂也若乃稟肖之異佞徼殊尤屬方剛之際挺孔武之力跳盪輕疾絕出流類雖則一介之士亦乃百夫之特也然則壯有所用力供時使佗佗之氣旣有所取赳赳之武亦足可稱或乃恃其過人昧乎養勇失於繇禮之訓違夫率義之旨斯故輕生而齎禍者哉

蜚廉秦之先也足走千里手制兕虎以材力事商紂



國人掌魯人

國人掌養馬者榮名也史失其姓

能投蓋于稷門

蓋覆也稷

門晉南門走而自投接其尾之楸反覆門上

慶忌吳人勇為人所聞走及奔馬

漢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都人為羽林投石捷手絕

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繇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弁以材力愛幸為西域都護與陳湯共誅斬郅支單

于封義成侯

後漢董卓臨洮人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

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後位太

師

張燕嘗山真定人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

後為平北將軍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漢末以驍武給并州

便弓馬膂力過人號曰飛將稍遷至中郎將董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嘗以布自衛卓性剛而褊忿

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

意亦解

吳虞翻會稽餘姚人為孫策功曹從策討山越策獨

騎與翻相得山中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

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餘里自征討以來吏卒

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躡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晉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後爲前將軍領西戎較尉雍州刺史

王彌東萊人惠帝末入長廣山爲群盜彌多權畧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嘗身被重甲跳三丈餘時人莫不憚之後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桓石虔荊州刺史豁之子小字鍾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以歸終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陳安字虎侯隴右人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宋傅弘之北地泥陽人也素善騎乘爲建威將軍順

陽太守從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綬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羗胡聚觀者數十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

尺天生吳興餘杭人天與之第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大屋後有一大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坑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度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度亦何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會無留礙衆並歎服

齊張敬兒爲雍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舩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涸走餘二小吏沒船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揀之隨船覆仰嘗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年二十餘善拍張跳刁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挾轂隊主領細鎧左右

梁羊侃泰山梁甫人也少雄勇膂力絕人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後爲都官尚書

蘭欽字休明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  
雒陽嘗於市騙橐馳天監中兼文德主師征南中五  
郟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  
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  
縣男

陳周文育羨興陽美人也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  
里高跳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後爲鎮南將軍  
封壽昌公

黃法氈音俱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少勁健有膽力步行

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  
爲鄉里所憚後爲豫州刺史

後魏傅永廣平易陽人也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  
鞍橋倒立馳騁後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傅叔偉永之子也亦能立馬上與人角騁九歲爲州  
主簿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  
出不爲一宗親顧待頗有饑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  
朝請時孝文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  
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日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  
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髮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

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才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孝武征宛葉襄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

伊馥代人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位終太子太保平尚書事

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趨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以軍功爲平遠將軍步兵較尉

後周韓果字阿六拔代州武川人驍雄善騎射從賀拔岳西征爲岳帳內果膂力絕倫被甲荷戈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威將軍後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達奚震字猛畧代人也同州刺史武之子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潁北較獵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兔

顧馬纔起遂廻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絲百段震後累遷上柱國

隋賀若敦仕周文爲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太祖較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殿戰圍內惟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悅諸將因得免責

長孫晟趨捷過人年十八爲後周司衛上士

崔弘度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軍較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弟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

麥鐵杖始興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宣帝大建中聚結爲盜俘役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嘗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旦

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  
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覘賊後敘  
戰動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  
夜則同宿素見而特悟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  
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

沈光字總特少驍捷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  
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乃銜  
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  
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  
爲肉飛僊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  
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  
異之卽拜朝散大夫

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後以軍功拜上大  
將軍

宇文忻字仲樂幼而敏惠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  
若飛位至右領軍大將軍

權武拜開府襄爵齊城郡公武少勁果能重甲上馬  
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勇如此頻以軍功

增邑終右屯衛大將軍

唐高開道世家寒微煮鹽以自給少而驍捷走及奔馬後爲尉州總管

趙持蒲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改爲涼州都督府長史而親仁愛士多所交結在涼州嘗逐野馬自從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

史敬奉靈武人爲本軍牙將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

漢史弘肇字化元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高祖時爲侍從親軍都指揮使

周王進幽州良鄉人爲人勇悍走及奔馬符彥超爲河朔郡守以畧誘寘之左右長興初彥超領鎮安州屬王希全構亂令進變狀聞於朝廷明宗賞其迅速錄寧衛將軍

善武藝

弧矢之妙擊刺之能皆古人之所尚俠少之所務也其有忠信爲質拳勇絕人旣蘊其壯心又輔之武藝復有負彼英姿目爲飛將稍著折楛之名騎擅驚軍之號而能奉上盡節臨難不免此皆百夫之雄足以



垂之不朽儻或心蓄姦賊志在飛揚雖使刀矛俱發左右馳騁所謂勇而無禮徒爲兆亂之本者也

荆軻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既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學擊劍以說衛元君元君不用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通西南夷拜中郎將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魏典韋陳留己吾人仕太祖至較尉好持大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劍

晉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武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

桓玄字靈寶襲爵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刺史殷仲堪玄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叅軍劉邁在座謂玄馬稍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

陳安爲劉曜將後叛曜自稱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曜使其將軍平先立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

韃服左右馳射平先亦壯健絕人與安博戰三交奪其蛇矛及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韃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驍駿文馬鐵鍔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南齊王宜興爲屯騎較尉與黃回同石頭之謀宜興奉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盤龍北蘭陵人爲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構武帝令盤龍領軍較尉驍稍

陳天福爲前軍將軍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

梁羊侃爲大軍司高祖時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刀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櫟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王神念爲爪牙將軍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郡伍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

後魏來大千爲騎都尉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嘗着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

于栗磾代人也為冠軍將軍左右馳射武藝過人好持黑稍以自標明元時拜黑稍將軍

北齊尉興敬幽州刺史長命之子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為帳內都督

獨孤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

田式字顯標為襄州總管性剛果多武藝拳勇過人燕榮字貴華高祖受禪為大將軍性剛嚴有武藝擊突厥有功

唐單雄信為李密將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為飛將

羅士信始年十四為滎陽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信請自效須陁小之士信重著一甲左右

雙鞬躍而上馬陣方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

略陣賊眾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棄鞍馳馬為十士十下而還

秦叔寶為上柱國封翼國公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太宗輒命叔寶往取

叔寶應命躍槍而進必刺之萬眾之中

哥舒翰初爲別將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兵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又擊其後軍皆大破之繇是知名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爲嘗

王難得有膽力天寶初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爲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趨悍乘詣真馬

寶細裝鞍軍前求較鬪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軍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賜以錦袍拜羽林將軍

郭子儀初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爲諸軍使李瓌光爲朔方節度少從軍爲朔方死將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

李觀德宗時爲四鎮北庭節度使少習武藝沈厚寡言有將帥識度

梁王敬瑛潁州汝陰人爲武寧軍節度使敬瑛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

增邑終右屯衛大將軍

唐高開道世家寒徵煖鹽以自給少而馳捷走及奔馬後爲尉州總管

趙持滿工書善射力搏猛獸及奔馬改爲涼州都督府長史而親仁愛士多所交結在涼州嘗逐野馬自從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

史敬奉靈武人爲本軍牙將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

漢史弘肇字化元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高祖時爲侍從親軍都指揮使

周王進幽州良鄉人爲人勇悍走及奔馬符彥超爲河朔郡守以畧誘寘之左右長興初彥超領鎮安州屬王希全構亂令進變狀聞於朝廷明宗賞其迅速錄寧衛將軍

善武藝

弧矢之妙擊刺之能皆古人之所尚俠少之所務也其有忠信爲質拳勇絕人旣蘊其壯心又輔之武藝復有負彼英姿目爲飛將稍著折楸之名騎擅驚軍之號而能奉上盡節臨難不免此皆百夫之雄足以

垂之不朽儻或心蓄姦賊志在飛揚雖使刀矛俱發左右馳騁所謂勇而無禮徒爲兆亂之本者也

荆軻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旣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學擊劍以說衛元君元君不用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通西南夷拜中郎將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魏典韋陳留己吾人仕太祖至較尉好持大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劍

晉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武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

桓玄字靈寶襲爵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刺史殷仲堪玄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劉邁在座謂玄馬稍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

陳安爲劉曜將後叛曜自稱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曜使其將軍平先立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

韃服左右馳射平先亦壯健絕人與安博戰三交奪其蛇矛及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韃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驍駿文馬鐵鍔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南齊王宜興爲屯騎較尉與黃回同石頭之謀宜興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盤龍北蘭陵人爲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構武帝令盤龍領軍較尉騁稍

陳天福爲前軍將軍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

梁羊侃爲大軍司高祖時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刀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

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櫟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王神念爲爪牙將軍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郡伍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

後魏來大千爲騎都尉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嘗着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

于栗磾代人也爲冠軍將軍左右馳射武藝過人好持黑稍以自標明元時拜黑稍將軍

北齊尉興敬幽州刺史長命之子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爲帳內都督

獨孤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

田式字顯標爲襄州總管性剛果多武藝拳勇過人燕榮字貴華高祖受禪爲大將軍性剛嚴有武藝擊突厥有功

唐單雄信爲李密將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將

羅士信始年十四爲滎陽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信請自效須陁小之士信重若一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陣方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棄鞍馳馬爲十土十下而還

秦叔寶爲上柱國封翼國公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太宗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



哥舒翰初爲別將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兵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又擊其後軍皆大破之繇是知名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爲嘗

王難得有膽力天寶初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爲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趨悍乘詣真馬寶細裝鞍軍前求較鬪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之斬

其首以其馬歸軍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賜以錦袍拜羽林將軍

郭子儀初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爲諸軍使李瓌光爲朔方節度使少從軍爲朔方死將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

李觀德宗時爲四鎮北庭節度使少習武藝沈厚寡言有將帥識度

梁王敬堯潁州汝陰人爲武寧軍節度使敬堯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

王彥章少從軍嘗持鐵槍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為王鐵槍後至正國軍節度使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材質魁偉性暴率無威儀善用禦頗推驍悍後至簡較太尉同平章事

王重師潁川長社人也唐天祐中為雍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材力兼人沈默大度臨事有權變劍稍之妙

寇絕於一時中和末蔡寇陷許昌重師脫身而來太祖異其狀貌乃繇于拔山都每於軍前效用頗出儕類

晉裴從簡陳州人天福初為許州節度使世以屠羊為事力敵數人善用禦初事莊宗為小較攻取城邑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

安審暉為邢州節度使器局謹重從父戰陣武藝絕人起家長直軍副兵馬使

執御

仲尼曰吾何執吾執御矣若夫銜勒無失則控御有力輓軛斯正則夷險可履況乎任重致遠而徐疾以攸宜自邇陟遐故驅馳而莫擬蓋兢畏之無斃信動靜而有嘗若乃蹉跌稍失用舍不精非徒敗律喪師抑亦失身隕志其為執御可不慎歟

商費昌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夏桀于鳴條

孟戲申衍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尹遂致使御而妻之

周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得驥溫驪溫一作盜為馬純頭驪黑色

驊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驪赤者為棗驪驪馬赤也騶耳之駟紀年云北唐一驪馬是生騶耳八

駿皆因其毛色為名西巡狩樂而忘歸

奄父公仲宣王伐戎以為御

縣賁父魯人魯公及宗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縣音皆氏

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卜國為右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墜佐車授

綏戎車之貳曰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縣賁父

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

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圍人掌養馬者白肉

服裏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也遂誅之誅其赴敵之功

以為謚步揚晉人秦穆公侵晉至于都都晉地韓原惠公謂慶鄭

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

遂以家僕徒為右步揚御戎戎御公戎車梁繇靡御韓簡

驍射為右以承公晉師潰戎馬還澹而止梁繇靡御

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止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

救遂止于秦獲也

許伯楚人邲之戰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旌疾馳也摩近也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蕞左車左與蕞天之善也代御執轡

御下兩馬掉鞍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聞暇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邲夏齊人鞍之戰邲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

御御克鄭丘綏為右邲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

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日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

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其

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鎔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振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

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邲克車齊師

敗績韓厥將戰夢子輿謂已日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

中御而從齊侯君中代御者自非元師御者皆在中將左右邲夏日射其

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我禮

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郵無正郵無正大夫王良也晉人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

丹符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四十五 二十七

伏衣後衣流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

公為右莊公奔晉簡子將納之故為右曰吾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

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曰吾兩鞅將絕吾能止之

今日之事我御之上也駕兩乘材材橫兩鞅皆絕一

云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殪

而後行一朝而獲十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

請辭曰吾為範御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

十範法也詭不依法也

東野畢魯人以善御聞定公問于顏闔曰東野畢之

御善乎對曰善則善矣然甚將為佚定公不說入謂

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三日而牧來謂之曰東野畢

之馬佚兩驂引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召顏闔曰

子言東野畢其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

知之昔者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

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歷險致遠其方盡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

善哉

宛射大鄭人楚子伐鄭諸侯救鄭晉侯使張輅輔躒

致楚師求御于鄭卜宛射大吉使御廣車而行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嘗寢想之寢卧思之中夜夢受

秋駕於師秋駕美御之師明日往朝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

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承而

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因夢受之

漢祕彭祖以卒開沛城門為太公僕又為中廡令擊

陳豨封戴侯

夏侯嬰為沛廡司御高祖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嘗奉

車為沛公御車也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為侍中以善御得見

晉王湛宗族皆以為痴兄子濟詣湛既而辭去湛送

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

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

過之後至汝南內史

宋劉德願孝武時為豫州刺史善於御車嘗立兩柱

使其中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

痛與牛杖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世祖聞其能乃為

之乘畫輪車幸大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著龍冠短

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上欣歡賞賜甚厚

唐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映嘗執轡會御

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朕令舍轡朕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蹏不過傷臣苟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六

善射

周官保民之職教國子以六藝其三曰射仲尼亦曰吾何執執射乎蓋弦刻之制聖人所以威天下彘蓬之訓男子所以志四方射之時義遠矣哉中古以還乃有應機之命中挽彊徹札善其事而著稱者焉至

或飲羽斃獸卻敵紆難威讐於羗虜身獲於榮爵亦  
比比有之詩曰舍矢如破又曰舍拔則獲皆善射之  
謂矣

有窮后羿善射 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君之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賈大夫惡 貌 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皐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

樂伯為楚大夫與晉戰於邲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

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後旁夾攻之 樂伯左射

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麋麗龜

麗者也龜背文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舍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 止不復逐之

養繇基楚大夫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楚

共王及晉侯鄭伯戰於鄢陵潘廑之黨與養繇基躡

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潘廑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以示王

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二子以射誇王 王怒曰大辱國

賤其不尚智謀 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及

戰呂錡射共王中日王召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弣弣弓也以一矢復命後楚師薄薄迫也於險救

山舟謂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於必射王有死乃射

再發盡殪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使

養食其射之食其即始調弓矯矢未發後擁拒號矣

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没金飲羽

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迸也

商陽為工尹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

以魯昭八年帥師城陳縣之楚人舍之因號焉至二

十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罾尹午陵

尹善帥師圍徐以懼吳於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

時有受師陵或作陵楚聲商陽仁不忍傷射之

事也子手弓而可乎弓子射諸商陽人以王事勸之

一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止其御曰朝不坐

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

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

禮焉善之

公孫丁為衛獻公御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

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

佗與差為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

孫氏逐公射兩鞬而還鞬車鞬尹公佗日子為師我

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孫丁受

射禮 卷之六 四十六

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

洩聲子魯大夫齊師將納昭公使公子鉏率師從公

圍成師與齊師戰於炊鼻季氏師距公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

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胸汰輶七入者三寸入楯

瓦也荆車輓輶車輶繇過也汰矢激也匕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燼

顏高魯人定公侵齊門於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古無關志

日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彊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

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燼子鉏死

顏息魯人定公侵齊門於楊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日

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

公孫林鄭大夫齊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鄭師大敗趙孟喜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更羸魏人與魏王處廡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

而鴈下

漢李廣隴西人世世受射受射法文帝十四年匈奴大

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

為郎騎嘗侍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帝使中貴

人從廣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

從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走趣也廣曰是必射鵬者

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疾馳而逐之三人公馬步行行

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焉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

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

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其射

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

用此其將數因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廣為人長

後臂臂如槩臂通背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哨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闕狹以飲

專以射為戲

張隆景帝時為輕車武射以善射帝幸近之

霍去病武帝時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堂邑父胡人善射與張騫使月支留匈奴中窮急射

禽獸給食歸漢拜為奉使君

後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老胡所

畏位至相國

呂布為奮武將軍時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於徐

州布救之屯沛城外請靈等與共饗飲布曰備吾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魏成公英西域人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太祖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太祖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謂盡節而孤獨不可乎

成公英昔事韓遂遂字文約

後詔英作涼州平隴右病卒

王明山父凌坐楚王事司馬宣王誅之明山走向大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低昂明山舉弓射之卽倒追人乃止不復進

蜀糜竺爲安漢將軍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炤虎騎監自竺至炤皆便弓馬善射御

吳太史慈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位至折衝中郎將

朱才字君業爲偏將軍爲人精敏善騎射大帝愛異之嘗侍從遊戲

晉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叅佐射舒嘗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濟字武子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肉濟詣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尋以白衣領太僕卒

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嘗從武帝較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騎馮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庾翼爲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謝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桓石秀善騎射發則命中位至寧遠將軍

陳安爲劉曜所圍突圍而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前燕慕容根嘗射嘗從慕容皝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皝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求射一發中之賈堅字世固彎弓三十石餘慕容恪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曰所貴以下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已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已

慕容翰皝之庶兄皝素忌之皝旣嗣位翰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願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鏤追騎乃散

慕容盛初逃難東歸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宋劉榮祖北中郎將懷慎之子少好騎射爲高祖所知及盧循攻逼懷慎戍在石頭時賊乘小艦入淮授柵高祖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忿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高祖益竒焉

卜天興父名祖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天興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位至廣威將軍

臧熹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縣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竝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南齊垣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閣將軍

柳世隆與瑯琊王贍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味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位至左光祿大夫

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劉繪爲寧朔將軍雖豪俠嘗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

梁曹景宗新野人父欣之仕宋爲徐州刺史景宗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還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

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  
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  
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遂散走

陳褚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  
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  
虎斃位至御史中丞

樊毅累葉將少習武善射毅弟猛幼儻旣壯便弓  
馬位至護軍將軍

後魏長孫頽嵩子也善騎射彎弓三百斤位至征南  
大將彎弓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頽射之百步  
狐俱獲

楊播爲右衛將軍時孝文曜威沔水上已設宴帝與  
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  
遭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  
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  
箭正中帝笑曰養繇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  
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  
殊也

奚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尋嘗宣武聞之故作  
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鹿麕今之長



笛送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乎射猶餘有力觀者以爲絕倫康生爲中堅將軍時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休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強弓大箭望樓射窻扉卽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強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疋又頻箭再捷其軍賞三階帛五百疋

爾朱兆榮之從子驍勇善騎射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誇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位至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

賀援岳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授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懷臂賊衆大駭瓌岳爲西道都督能左右馳射與爾朱天光討萬俟醜奴岳廟長安時萬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據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并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并岳以輕騎數十與

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  
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  
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  
應弦而倒

尉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畧高祖時釋褐員外  
散侍郎稍遷左將大中大夫

北齊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善騎射初爲軍主與懷  
朔鎮將楊鈞送驪驪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  
歎其工

子光字明月文襄從出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射之  
以二矢俱落野焉後爲太傅

暴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魏末從孝莊帝出獵一日  
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斛律光字明月羨字豐維皆大師金之子少工騎射  
其父每日令其出獵還卽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  
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嘗蒙賞羨或  
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蟾必背上著箭豐維隨  
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嘗從  
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  
射中之因擒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

從文襄出野見鴈雙飛來帝使馳射之二矢俱落又從於洹橋較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鵬也文襄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手也當時轉號落鵬都督位至左丞相

皮景和善騎射事神武為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文襄疑賊為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鬪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曾令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天統二年為侍中周通好之後冠蓋來往嘗令景和對每與使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元景安為車騎大將軍孝昭曾與功臣於西園聽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堞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頤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賞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嘗等

後周寶熾仕魏為武厲將軍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竝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

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

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顯和初從魏孝武入關至漆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

宇文貴魏末從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繇基之妙正當爾耳位至小司徒

王傑爲驃騎大將軍魏恭帝元年從於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

李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聚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嘗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位至柱國大將軍

尉遲綱迥之弟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

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常破蜀  
俄而綱克兔而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  
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嘗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  
俱走綱獲其三每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  
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位至陝州總管

賀援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  
其五六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鳥遊於池上  
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  
射之一發俱中位至太師

李景爲儀同三司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  
豆盧瑑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以  
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以破萬俟醜奴嘗與梁企定  
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  
發五中企定時以爲能贈遺甚厚

賀若敦少有氣幹善騎射初從獨孤信於維陽被圍  
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位至中州刺史

史雄大將軍寧之子年十四從寧於率毛山奉迎太  
祖仍從較獵弓無虛發太祖歎異之位至馭中大夫  
隋長孫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初周室尚武貴遊子  
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

上士晟使突厥嘗有二鵠飛而爭肉突厥攝圖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見群鵠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開皇中晟持節護突厥突厥悅附尋以突厥染干爲意彌豆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繇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共別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中鹿啟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高祖謂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位至右驍衛將軍

史萬歲少趨捷尉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旣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位至河州刺史賀若弼爲武侯大將軍嘗遇突厥入朝高祖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帝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彌再拜而祝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旣射一發而中帝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蘇夔少聰敏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尙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位至通議大夫

崔彭爲備身將軍高祖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

數有鵠鳴於梁上帝命彭射之既發而中帝大悅賜錢壹萬貫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帝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帝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逐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帝賂以綵然後得歸

宇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位至右領軍大將軍

虞慶則幼而雄毅身被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驚憚之位至右武侯大將軍

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虎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疋

唐張士貴本名忽嗒膂力絕人彎弓一百五十斤左右馳射矢不虛發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爲工部尙書檢身清正好武畧善馳射平王世克功爲第一

馮盎討諸叛獠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

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盜位至上在國高羅總管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捷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其餘一齊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竝坑殺之更就磧井討其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位至右領軍衛將軍

李巨爲夷陵太守安祿山反玄宗方擇將帥張垆言巨善騎射

李晟少從軍於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闕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軍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之敵也位至太尉中書令

王栖曜貞元初爲浙西都知兵馬使從節度使韓滉入覲授左龍武將軍知軍事歲餘爲鄜坊節度觀察使久之檢校禮部尙書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



必破的虜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會稽山有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諸文士遊武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以下歌詠焉

伊慎少以善騎射爲果毅

李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弟兄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及位至河東節度使梁霍存從太祖圍濮州有賊外眺樓大詬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屍墮其下賞賚甚厚

胡貞江陵人也爲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貞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推爲名將隨巢涉淮漸陷許雒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貞時爲元從都將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尚書

後唐李嗣恩字武人騎射推於軍中嘗有時輩臂饑鷹矜其博擊武人持鳴鏑一隻賭其狩獲暮乃多之位至諸軍都指揮使

索自通少能騎射嘗於山墅射獵莊宗鎮大原時遇之於野詳其姓名卽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

張敬達小字生鐵少以騎射著名位至晉州節度使

安元信少有勇力自後唐太祖領太原隸於麾下天  
 祐三年梁人圍李嗣昭於上黨與上將周德威救之  
 一日德威為敵所困梁之驍將有奉武者屢犯我軍  
 元信飛一矢隨而斃之德威軍遂振太祖聞之以所  
 乘馬并噐仗賜之奏加檢校司空明年莊宗解圍上  
 黨承制授元信遼州刺史加檢校司徒

米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  
 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字有篆文示其  
 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繇是人皆號曰米落  
 鴈 一云嘗為 位至太子少保致仕

晉陸思鐸初仕梁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筈上而  
 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  
 視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  
 莊宗出其箭以示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  
 後為梁州刺史尤以挽強見稱明宗舉兵討荆南思  
 鐸與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我思鐸每發矢中敵  
 人則洞胸達腋繇是前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  
 之  
 景延廣陝州人也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延廣少習  
 射以挽彊見

安重榮朔州人爲成德軍節度使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繇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

漢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乾祐初爲彰德軍節度使謹少從軍能騎射

周李從敏唐明宗之諸子也沉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乃見試弓馬用爲衛內馬軍指揮使

高行周初在後唐遷潁州團練使郡境北多鷲獸一日收豎言有伏虎卽跨馬彎弧視之虎見騎集厲吻而起行周矢一發洞胸而斃

李建崇潞州人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少從軍騎射事太祖爲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平定魏博諸州

安叔干晉高祖朝爲振武節度使習騎射嘗備邊於塞上亦事太祖莊宗嘗率驍騎爲前鋒

慕容彥超爲節度使起家事唐明宗爲小豎明宗卽位補供奉官幼習騎射旣居近職監臨奉使熟於軍旅稍遷軍職漸至列校

和凝十九仕梁登進士第滑師賀瓌知其名辟寘幕

下凝尤善射時環與莊宗相拒於河上戰於胡柳陂  
 環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環顧曰無相隨當自努力凝  
 對曰大丈夫受主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  
 死所耳旋有一裨將來逐環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  
 射應弦而死環獲兎旣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  
 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  
 事之遂以女妻之繇此聲望益隆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七

勇

夫孔武有力臨難忘死厲氣決鬪摧堅隕敵桓桓焉  
 赳赳焉冠三軍而敵萬夫者可謂勇矣春秋之際以  
 兵戰為務故以強有力聞於時者為多焉漢魏而下  
 壯夫迭作至如英威蓋世雄名震俗乘危而靡顧遭

患能奮見義必赴所向無前戮勅寇而致果格鷲獸而服猛至乃櫛勳烈齒榮爵氣激於當時聲譽於殊俗者蓋有之矣傳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若恃匹夫之力昧經典之訓違乃達德嗇於致禍斯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歟

郤叔虎晉人也晉獻公伐翟相郤叔虎將乘城乘升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侵服戊役郤叔虎曰既

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事君無謀又恥無功被羽先升遂剋之羽鳥羽被於背若今軍將負駝

秦董父魯人也晉會諸侯伐偃陽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人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喜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

太叔段鄭莊公弟也叔多才而好勇故詩曰太叔於

田禮楊暴虎獻於公所禮楊肉祖也暴虎空手搏之獻於公所進於君也

熊宜僚楚人也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將作

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

人也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

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陷不為威惕不泯人言

患能奮見義必赴所向無前戮勅寇而致果格鷲獸而服猛至乃櫛勳烈齒榮爵氣激於當時聲譽於殊俗者蓋有之矣傳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若恃匹夫之力昧經典之訓違乃達德嗇於致禍斯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歟

郤叔虎晉人也晉獻公伐翟相郤叔虎將乘城乘升

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侵服皮役郤叔虎曰既

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事君無謀又恥無功被

羽先升遂尅之羽鳥羽被於背若今軍將負耗

秦董父魯人也晉會諸侯伐偃陽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堞而絕人偃陽人縣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喜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

太叔段鄭莊公弟也叔多才而好勇故詩曰太叔於

田禮揚暴虎獻於公所禮揚肉祖也暴虎空手搏之獻於公所進於君也

熊宜僚楚人也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將作

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

人也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

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陷不為威惕不泯人言

以求媚者去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州綽邢蒯晉大夫皆勇士也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

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

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

比與鷄鬪設爵位以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

勝而先鳴命勇士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板

數識門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

為隸新言但為僕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

寢其皮矣言嘗射

斐豹晉人也樂盈率曲沃之甲魏獻子以書入絳初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樂氏之力臣曰

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

負要盟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着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敵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晉夷儀為衛敵無存之父將

室之辭以與其弟室之謂曰此役人也不死反必娶

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

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

於雷下闔死於門屋雷下也

涉佗晉人也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魏侯伐邯鄲

戰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城

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午聚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

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聞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

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

待如立木不日中不啟門乃退

仲由字子路衛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

玃豚冠以雄鷄佩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子路問君

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以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於赴忠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蹈乎為亂而受責也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又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公良孺子者孔子弟子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民以

蒲時蒲人止孔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為人長

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懼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

人懼出孔子

蓄丘訢東海勇之上士也以勇聞於天下遇神淵曰

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

總錄部



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怒不旋目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其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子來不調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又先辭後不肖三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天下惟此子耳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人見曰臣聞明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限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

晏子曰此皆力政勅疆之人也無長幼禮公使人少  
餽之二桃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  
曰晏子也夫使公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  
而桃寡何計而食桃矣接一搏特循而再搏乳虎若  
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  
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  
龜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遊  
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執之左操馬尾右  
擊龜頭騰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之視之則  
大龜之首也若治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  
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  
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  
勇也皆反桃擊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  
之不仁矣夫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於所行而  
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  
桃挈領而死待者復已死矣歛之以服塋以士禮焉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  
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者也  
比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捷之於市朝黜有人刺其肌膚不為捷 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避也

下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

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

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

雙虎之功下莊子好勇每急時三戰而三背交遊非

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

興師下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

戰而背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雪責遂走敵而鬪獲

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再比將軍止之曰不足上又

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三比將軍止之曰足矣請

為兄弟下莊子曰夫背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雪

矣吾聞之廉人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途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為也於是具染

而已染謂醬也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勇而相啗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

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十九年秦王使使者告趙

王欲與王為好會於河西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  
 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  
 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  
 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  
 娛樂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不憚為一擊缶相如目  
 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  
 群臣曰請謀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  
 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

毛遂者趙之平原君客也平原君喜賓客至者數千  
 人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  
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  
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  
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能  
也毛遂曰臣乃今處囊中耳使遂蚤得穎脫而出非  
惟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  
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  
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  
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  
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戈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錄音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次非荆人也一作次飛得寶劍於干遂干遂邑名還返涉

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嘗

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

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之腐朽骨耳棄劍而

已余何愛焉遂攘臂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

上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

次非爲勇武侯

秦舞陽燕國勇士也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漢項籍字羽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扛舉也才氣過人

吳中子弟皆憚籍漢軍與羽軍相守廣武羽令壯士

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樓煩胡人也後為縣屬

士為樓煩取其稱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

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

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問

之乃羽也後至垓下為漢兵所圍夜直潰圍南出漢

軍追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

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

當者破所擊皆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

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

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艾旗乃後死艾音刈

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

隕山四下陂陁也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

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

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

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

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季心布弟也以勇聞關中後爲中司馬

朱雲字子游魯人嘗借客報讐以勇力聞官至槐里令

李禹敢之子也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

敢應後愬之武帝帝召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

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

落與絡同謂當

綱時絡之而下也纍索也

帝壯之遂救止焉

後漢銚期潁川邠人也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

署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

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蒲道遮路不得行

期騎馬奮戟楨目大呼左右曰趨衆皆披靡及至城

門門已閉攻之得出位至衛尉卒

盆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

聞後爲虎牙將軍封安平侯復拜左馮翊薨於位

朱暉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

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

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

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

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後位爲尚書令

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卒



季心布弟也以勇聞闔中後爲中司馬

朱雲字子游魯人嘗借客報讐以勇力聞官至槐里令

李禹敢之子也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

敢應後愬之武帝帝召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

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

落與絡同謂當

綱時絡之而下也纍索也帝壯之遂救止焉

後漢銚期潁川郝人也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

署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

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蒲道遮路不得行

期騎馬奮戟填目大呼左右曰趨衆皆披靡及至城

門門已閉攻之得出位至衛尉卒

盆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

聞後爲虎牙將軍封安平侯復拜左馮翊薨於位

朱暉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

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

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

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

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後位爲尚書令

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卒

彭脩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因迫乃拔佩刀前指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及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楊政字文行京兆人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去對机邊牀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語言不悛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蒲側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剛果勇敢皆此類也官

至左中郎將

五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孫堪以節介氣勇自許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嘗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及宗族刺之郡中咸服其義勇位至侍中騎都尉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魏臧霸字宣高泰山人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戒詣府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

命東海繇是以勇壯聞後為執金吾位特進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為都尉卓每以布自衛

布嘗小失於卓拔戟擲之布趨捷得免布繇是陰怨

於卓布後應王允於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布

自南陽從袁術自術又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嘗

御良馬號赤兔能馳城飛壘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

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

許楮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絕人太祖初見曰

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

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

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

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

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

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畧欲追賊

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

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袖獨追之行數里

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

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

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

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

劉曄淮南成德人也漢末揚土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倡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肯緣

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賫牛酒來候使者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諭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終於大中大夫夏侯稱淵之子也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

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大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龐畧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驚急追寇虜輒在其前

文儼小名奮揚州刺史欽之子也欽之舉兵大將軍司馬景王致兵討之將戰欽引退奮年尚幼勇力絕

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儼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

期不應會明儼退欽亦引還一云奮年十八勇冠三軍

吳劉繇年十九從父曄為賊所劫質繇奪取以歸繇是顯名

太史慈字子義與揚州刺史劉繇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

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因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

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東刺慈馬而墜得慈頂上手戟慈亦得策兜蓋會兩

家兵騎竝各來赴於是解散

徐盛字文嚮瑯琊營人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後為安東將軍封蕪湖侯

晉吾彥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畧將  
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  
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  
服其勇乃擢用焉終於大長秋  
庾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徒胡趨捷無敵晉人  
莫敢與較帝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司馬勲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  
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  
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  
王遂之曾孫畧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  
聞

周訪參元帝鎮東軍謀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  
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  
帝帝不之罪

段文鴛匹礮弟也在厭次會石虎縱騎抄城左右文  
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匹礮疑有伏不聽  
出民大爲胡所殺掠文鴛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  
所殺甚多胡騎退文鴛追躡匹礮率步卒繼文鴛  
伏騎起匹礮文鴛力戰殺胡數十文鴛還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

而二盜俱隕故殷浩委以軍鋒焉

杜魯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散  
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  
軍

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  
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  
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  
猛獸復拔一箭以歸

劉牢之字道堅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  
不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牢之世以壯勇稱後  
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卒

趙伯舒誘之弟也誘爲王敦參軍距杜魯弟五猗與  
子龔俱戰死伯舒龔之弟也王敦使周訪擊杜魯伯  
舒請從行訪憚魯之強欲先以伯舒餌魯使其旣疲  
而後擊之伯舒多梟首級

王機長沙人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  
七率衆擊破之

楊孜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從兄佺期勸殷仲  
堪殺殷顛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  
堪苦禁乃止

後蜀李流字互通特第四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較尉何攀稱流有資育之勇舉爲東羌督

胡盛之爲長沙王儀欣鎮軍叅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浮椿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

十八級

蒯恩蘭陵人高祖征孫恩縣使伐馬蒯恩嘗負大束

兼倍餘人每捨蒯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

克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噐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嘗爲

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人終於司馬將軍

淮臨太守

丁旡驍勇有氣力高祖之殺諸葛長民使旡拉殺之

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旡

沈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

隨鄉族擊之繇是以勇聞後爲侍中太尉

柳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後位至侍中

尚書令驃騎大將軍

宗慈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慈年十四挺身拒賊

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位至寧蠻較尉雍州刺史

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後官至東

徐州刺史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聞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  
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會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  
焦度爲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參軍師伯啟孝武稱  
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  
師伯曰真健物也爲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江  
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  
楸圻每與臺軍戰嘗自跳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  
亭湖中爲寇朝廷聞其勇甚憂之使州刺史王景文  
誘降焉

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  
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

南齊崔恭祖惠景宗人也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頗  
經軍陣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屬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力  
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二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  
三頭拍浮而還位至征虜將軍廬陵王中軍司馬高  
平太守卒

周奉叔持節軍王盤龍子也建元三年魏人圍角城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繞  
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

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卽時披靡時奉叔巳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形甚竊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初隨武帝起義爲郡兵追急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四十餘人相結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推堅陷陣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着床壁無不立愈後爲驍騎將軍卒

梁牟鴉仁字孝穆大山鉅平人少驍果有膽力率兄弟自魏歸國位至北司州刺史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爲徐州刺史遣景宗出州以疋馬將數人於道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仍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敗走因是以膽勇知名

馮道根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王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疋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

傷甚多道塗以免繇是知名

陳伯之幼有膂力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討嘗將自隨終於大中大夫

柳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官至扶風太守杜崱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散騎嘗侍江州刺史

杜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位至西荊州刺史胡僧祐字願果南陽人少勇決有武幹

牟鵬字子鵬都官尚書侃之子侯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鵬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鵬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鵬斫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鵬刺殺之世祖以鵬爲青州刺史封昌國侯錢五百萬米五千石

陳周鐵虎事梁河東主蕭譽以勇敢聞譽爲臨蒸令及王僧辨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辨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辨竒其言乃宥之後爲散騎嘗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卒

程靈洗新安海寧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三百餘里便騎善射梁末又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累

多盜賊郡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守長嘗使召募少年逐捕却盜位至安西將軍

程文季靈洗子也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後爲安遠將軍譙州刺史

杜僧明字弘炤形貌耿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位至通直散騎嘗侍平北將軍

蕭摩訶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

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於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嘗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于閭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後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官至安南

將軍

後魏長孫觀少以壯勇知名

魯秀小字天念爽弟也頗有意畧才力過爽太武以

克宿衛甚知待之高梁王阿叔泥為芮芮所圍甚急

使秀往救太武自率大衆繼其後未及至秀已擊破

之拔阿叔泥而反

呂羅漢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

隴右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賊衆轉

盛羅漢進計於鎮將元意頭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

衆情携貳大事去矣意頭舍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

出戰與諸騎策厓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

當左右隊騎入人難當大驚乃引還仇池後拜內都

大官卒

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嘗

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

巖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

力少以勇壯聞後為左衛將軍卒

乙瓌代人也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

從征伐後為侍中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

爾朱兆字萬仁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後爲都督  
十州諸軍事襲并州刺史

李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痰疾灸療艾炷將二寸  
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後爲  
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

尉眷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  
孺孺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擅問其故眷曰受斤負  
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  
於大擅前左右救之乃免繇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  
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

國陽虛瑛也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虛瑛

後周夏莫陳崇武川人少驍勇善馳射隨賀拔嶽征  
討以功除建威將軍位至大司徒

耿豪少兪獷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嶽西征引爲  
帳內嶽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後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賀若敦東魏潁川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太祖時群  
盜蜂起各據山谷太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  
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終於忠州刺史  
泉仲遵雒州都督企之次子少謹實有武藝遭世離

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雒州企令仲  
 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眾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  
 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捍之遂為流矢中目不堪復  
 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  
 隋虞慶則靈武太守祥之子幼雄毅性倣儻身長八  
 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  
 州豪俠皆敬憚之後以右武侯大將軍出為桂州道  
 行軍總管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  
 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異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翁  
 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繇是以勇決  
 知名起家州主簿

史萬歲以坐事除名配燉煌為戍卒戍主甚驍武每  
 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眾寡  
 莫之敢當其人淳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  
 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甚工戍主笑曰小人安  
 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  
 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善北夷後為河  
 州刺史行軍總管

麥鐵杖陳亾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

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  
往爲賊所擒逆帥李陵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  
智惠行至虔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  
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  
素太奇之後位至右屯衛大將軍

梁黠者梁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土彥每從征伐嘗  
與陷陣

唐杜伏威隋末僭稱將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  
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遺稜婦人以激  
怒之并攻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  
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  
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  
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劍然  
後斬之勢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  
僅以身免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隋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  
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鄠城百姓多附之群盜不  
敢入境

李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

薛仁果舉之長子多力善騎射勇烈過人舉軍中號



為萬人敵後為太宗所誅

盧祖尚隋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群盜時年甚少而

武力過人又御眾嚴整所向有功群盜畏憚不敢入

境

錢九隴有膂力趨捷善騎射隋大業中嘗從高祖以

驍勇見稱官至監門大將軍

高開道渤海人少而驍捷隋大業末賊帥格謙擁眾

於豆子甌開道歸之禮遇甚薄會謙為隋師所圍左

右分散無救之者開道獨身決戰殺十餘人隋師披

靡謙乃獲免於是始重開道為幽州總管

公孫武達少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物仍逼武達

索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歐之死於手

下以其兵伏禦餘寇獲免繇是以壯勇知名官至武

衛大將軍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父邕大業末率鄉間數千人為

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五餘隨父

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破賊帥張金秤

於郡南手斬金秤又破陽公卿於郡西追奔二十餘

里殺獲甚眾公卿僅以身免繇是外盜不敢入界鄉

黨賴之官至武衛大將軍

李勣隋大業中說韋城人翟讓劫公孫私船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率師二萬討之勣與戰斬之須隨於陣後位至司空  
薛萬均河東汾陰人善射有武畧拳勇絕人後官至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官至右領軍衛大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李敬業者司空英國公勣之孫少嘗從祖征討以驍勇聞後左授柳州司馬以叛逆誅

程務挺雒州人右驍衛將軍振之子少嘗隨父征討以勇力闢位至左衛武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屬徐敬業構逆侵逼和州子貢率其鄉曲子弟以禦之繇是賊不敢侵

姚令言河中人少勇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筋度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

李祐本蔡將也驍勇過人每行營當陣敵官軍皆深憚之

後唐傅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為騎將

高行珪燕人將家子家世勇悍後為安州節度使

晉翟璋好勇多力時目為大虫即癡虎之稱也位至

左羽林統軍

張郎唐昭宗末徐方亂盜賊蜂起剽劫鄉群郎聚少年數百人固護親族隣里賴其保全者甚眾鄉於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

張協臨黃縣書生也天福九年協自募召勇敢之士

五十餘人詣行宮請為遊兵棍生偵邏帝嘉之賜以戎服遣殿直王巒俱往時擒索虜致於行任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籬本軍為

赤甲都官健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為爪牙後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漢馮萬少從軍善少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胡柳之

役莊宗自濮州至潘張立河南北寨會莊宗入至大

原梁軍水陸齊進攻南寨於寨北河流聯戰艦以絕

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莊宗自太

原廻便趨寨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馮萬兄弟應募言可通南寨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汴軍斫船走解圍自是收爲水軍小較位至上將軍

周安懷盛沙陁三部落之種也事太祖以驍勇聞于釗元城人也以強勇稱於河朔間

趙暉代家天水近世徙居於魏故今爲郡人焉暉生於貧賤弱冠習武以挽強稱唐莊宗之戰河朔也廣募驍雄以備征伐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太梁兵凡經百餘戰摧堅陷陣各出行伍間後爲太子太師致仕李懷忠初事後唐莊宗起拔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轉鬪其衆大敗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官至華州節度使白延遇太原人也幼畜於晉高祖之公宮年十二從晉祖伐蜀以趨悍見稱終於同州節度使

仇超顯德中以廂軍從太祖巡按賊壘張彥超設虎落以護城宣諭諸州廂軍內果敢之士能拔去鹿角者超仗一大斧伐鹿角而徑登爲賊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太祖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謝之携斧又登賊壘芟夷懸幢之類而旋太祖

擢之在控鶴官之列間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趨曰父嘗任倉州提生都頭苟得之平生之願畢矣於是補是職焉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任俠

荀悅有言曰立氣作威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自成周之衰諸侯力政至于七國專任權譎所戰非義所恃惟險固凌弱暴寡飾詐尚變回民之業不專三游之術交驚繇是徇名之士豪舉之徒發憤

以刷國耻結盟以復私怨感慨歸死終然不奪當此之際豈徒嚴憚士衆固亦震變景緯非夫勇厲剛果精神貫徹孰能若是乎秦滅漢興餘風未殄乃有聲流淮楚氣蓋關中折節締交輕財重諾觀其趨急濟厄損已不伐而恩不望報名高於世茲所謂以怨報怨捨生取義者歟魏晉以下訖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挺絕異之姿懷君子之行又豈特搢臆瞑目悲歌慷慨使酒睚眦雜處屠博不護細行者哉

魯曹沫以勇力事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於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旣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殺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讐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

然後具酒自觴

一作賜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

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

屠可以旦夕得其毳

比芮切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屏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讐而行

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

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

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

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

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

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

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徒以

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

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讐者爲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文韓

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入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校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無中哀侯侯呼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破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唐且楚人也初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君田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夫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易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且對曰否不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公立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



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走且曰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烈隆於古而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侯嬴爲夷門監魏公子無忌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時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魏公子乃盜晉鄙兵符將奪其軍以救趙侯生日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日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

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非鄉自頸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騎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勤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亦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

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納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

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

之間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闕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切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繇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令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

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非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  
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  
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  
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  
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  
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  
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  
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蔽一作撥  
一作拔田光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  
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  
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其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規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

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  
 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  
 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  
 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  
 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

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  
 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

方城縣有督亢亭膺腴之地

奉獻秦王秦王必

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  
 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  
 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  
 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  
 嘗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  
 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

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胸提張鶴切然則

將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哉樊

於期偏袒搢腕一作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

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

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一作陳取

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言以七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

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

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堅子也且提一匕首入

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

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

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

至秦特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尤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於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祭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遂拔劍以擊荆



任俠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  
銅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  
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

高漸離與荆軻為友軻死燕滅漸離變名姓為人庸  
保匿作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  
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其家丈人召使前擊  
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  
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

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  
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

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  
睢海各切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

漢臺孺壹之子也壹始皇末墜樓煩為任俠州郡歌  
之

任俠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

德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

過輜車輜挽也專趨人之意甚於已私臣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田仲楚人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史無此官名

張良字子房韓人大父開地父平皆為韓相良少未

嘗事韓韓破良求刺客為韓報讐秦皇帝東游至博

浪沙中地名在陽武南浪音浪良與客狙擊狙與覘同音謂密伺之誤中

副車謂後乘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亾匿下邳項伯嘗

殺人從良匿後封留侯

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後至東河守

季心布弟也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

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絲爰盎字古以

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之中司馬

尉邳都不敢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詐自稱為

心之賓客徒黨也

樂布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願報之有怨必以

法滅之

田叔為人廉喜任俠喜好也游諸公後至魯相

劇孟雒陽人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至河南得劇

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人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史無官

袁盎為楚相免官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犬劇孟嘗過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

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車千餘此

亦有過人者

王孟符離人以俠稱江淮之間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

矚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其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川陝即今陝也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

灌夫累官至太僕徙燕相坐法去官為人剛直使酒

使酒因酒而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

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

任俠

廣眾薦寵下輩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士亦以此

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諸

所與交通無非律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

汲黯為九卿後卒於淮陽相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

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鄭當時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隄梁孝王將楚相之弟

也聲聞梁楚間後累遷為大司農

朱安世陽陵大俠詔捕不能得丞相公孫賀子敬聲

罪發繫獄賀請捕安世贖罪帝許之安世曰丞相禍

及宗矣獄中上書告敬聲呪詛等罪賀遂父子死獄

中

郭解父任俠孝武時誅死解為人靜悍性清靜而勇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友報讐

藉謂借助也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嘗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以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祭於驢眦如故

云心本猶言本心也如故蓋言如舊不改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

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酹非

其任強灌之盡爵日鬪其人不飲而使人怒刺殺解

姊子伯去解姊怒日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伯

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

賊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臯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踐更為

卒也脫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直當也次怪之問其

故解使脫之箕踞者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雒陽有人讐者邑中賢豪居間以終數不聽

居中間為道地和客迺見解解夜見讐家讐家曲聽

曲屈從其言解謂讐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

子幸而聽之柰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

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雒陽豪居間迺聽

庸用也且無用休待雒陽解與人短小恭儉出未嘗

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

過門嘗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舍止也言解多燕

解同志者知命者多歸解故夜及徙豪茂陵也解

將車來迎取其人居上而養之中克也言嘗財不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

貧不中嘗克合徙之數也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季

王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揚掾頭解入關關中

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揚季王季

王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帝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

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籍少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

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

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生日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

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

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倪長卿東陽陳

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據京師而言指其東

西南北謂也姓南陽趙調之徒盜跽而居民間者耳  
他名羽字公子烏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王林卿叩成太后外家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坐法  
免賓客愈盛

寧成為內史抵罪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  
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使民成重於郡  
守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推殺人而埋之後至中尉

朱雲字子游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讐後至槐里令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

俠好交伉健也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

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感以公卿子著才知

名博皆友之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薦舉

之欲報讐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

此自立然終用是賤後至丞相自殺

睢孟魯國番人少時游俠鬪鷄走狗長乃變節後至

符節令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

任俠

卷之八十四

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  
 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  
 逡巡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  
 得顯權力門車嘗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  
 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床席噐物數百萬  
 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  
 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而受其財物此  
 為石氏之禍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  
 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  
 君都賈子光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讐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  
 滿門五侯爭名其容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唯  
 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  
 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辨論議嘗  
 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  
 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  
 塋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後至天水太守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自劾去官少顯  
 名京師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



之涉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在所聞里盡蒲  
 以奴斫傷屠者公為茂陵令尹公所辱初涉與新豐  
 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  
 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  
 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  
 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上  
 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  
 得真令如此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  
 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  
 劫王游公家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  
 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殺游公及其父  
 性畧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

陳遵杜陵人也為郁夷令以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唯恐在後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  
 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  
 人曰陳驚坐

辛次兄與平帝從舅衛子伯相善次兄其名也兩人俱游  
 俠賓客甚多

孫建為王莽強弩將軍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漕中叔素善建莽疑建匿藏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恐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

戴良曾祖父遵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馬援嘗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

今是時兄員為護苑使後至伏波將軍

者故人賓客皆依援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御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誠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際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

孫建為王莽強弩將軍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漕中叔素舍建莽疑建匿藏泛以問建建曰臣名舍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恐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

戴良曾祖父遵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馬援嘗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教師

今是時兄員為護苑使者故入賓客皆依援後至伏波將軍

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御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誠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

安不賢則祗更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

使者不應恟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恟進取印

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竇融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兵起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

等滅之融時 以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 女弟 並云寧武男

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

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

蓋延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

延以氣聞後至虎牙將軍左馮翊

蔡遵嘗為吏部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

而皆憚焉後至征虜將軍

鄧暉汝南西平人也其友董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

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因將終暉往候張張視暉

歔歔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讐不復

也暉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喜氣因絕暉

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

即自入獄謝暉拔刀自嚮以要暉曰子不從我出敢

不以死明心乎暉遂出後至長沙太守

楊政京兆人也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

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室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後至左中郎將王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而改節官至兗州刺史

段紀明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後至太尉

鄭太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俠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嘗不足名聞山東時董卓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太豪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後至侍御史

袁術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改行折節後至監軍

袁紹壯健好結交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後至大將軍冀州刺史

劉梁以俠氣聞

董卓性麤猛有謀少嘗遊苑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

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  
豪帥感其意歸相劫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繇是以  
健俠知名

陳宮字公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結後叛曹公從呂布布敗誅死

王康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少以任俠聞後爲河  
內太守

周暉大司農忠之子也前爲雒陽令去官歸兄弟好  
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嘗百餘乘及獻帝初暉聞  
京師不安來效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何顒與袁紹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  
難顒嘗歲再三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  
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  
浮恨之後辟司空府

魏夏侯稱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  
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

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  
之後至陳留太守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  
之繇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爲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歸是爲豪傑所識後爲較尉

臧霸字宜高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縣是以勇壯聞後至執金吾特進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嘗以報讐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尉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其人名得脫在外乃以黃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怨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遂單騎入南羗中合衆得千騎從樂浪南山中出詣

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楊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羗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慙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舊無冠族故二人竝單家其器性皆厚重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

蜀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頭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鄜莫敢識者而黨伍共募解之得脫後仕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吳孫堅爲下邳丞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嘗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



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至橫江將軍

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

渠帥群聚相隨俠持弓弩負牝帶鈴民聞鈴聲卽知

是寧

吳書曰寧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先

道路在止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

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後至折衝將軍

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願見大驚呵

叱不能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

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唾辱之蒙大怒

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較尉袁雄自首

承間爲言孫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後至南郡太守

晉王濟性豪侈和嶠性至貪家有好事帝求之不過

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時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濟

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

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而至一割便去後至侍中

裴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節弱冠得美名後至司空

李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

裴憲二子挹穀竝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嘗侍挹穀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

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敦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焉後至大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扶風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第六人兄該納等竝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義簡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至豫州刺史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維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嘗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者後至驃騎將軍

周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後至御史中丞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色遷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後至歷陽太守

李庠性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饑病者庠嘗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濟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當時俠士莫不歸之

宋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

何邁素豪俠好聚劍客出入行遊從者塞路

薛廣安都父也河東汾陰人世爲強族同姓有三千

家廣爲宗豪

宗慤字元幹炳兄之子也炳素高節諸子群從幼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

南齊劉懷珍爲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戶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

梁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陳周昭少豪任俠氣有將帥才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爲郡豪族形貌耿小如不勝衣而膽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力任氣者咸歸之

高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竝宗奇之後從平陽王顥討蠕蠕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存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識者高之後爲北州大都督

李瑞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名強當世

劉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

薛安都字體達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

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元許之居於別廡  
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  
裴慶孫任俠有氣鄉 四壯士及好事者多相附撫養  
咸有恩紀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  
生產

李業典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  
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怙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  
聲色加以謗罵

慕容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雒間

薛循義字公讓性姦俠輕財重氣招結豪猾時有急  
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

堯雄上黨長子人驍果善騎射輕財尚氣為時輩所  
重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小倣儻不拘小節  
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嘗使僮僕屠酤為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姓曇朗踈馳不羈有  
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時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  
黠劫盜多附之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異姓善自居處言語醜

籍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

後魏李元忠以葛榮起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  
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  
李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鑿  
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家宗主

北齊張保維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  
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

宋游道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  
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  
哀躬親爲司州綱紀

高昂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  
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忤父翼嘗謂人曰此兒不  
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昂初以豪家立名  
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  
成五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  
孟和竝仕官顯達

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  
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  
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

封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

之婿也爲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子譙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乞免拜謝久乃釋之

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游俠數犯公私長而脩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賊罪爲御史所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繇是以

俠聞

盧宗道性龐率任俠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蒲坐中書舍人馬士達因其彈箏篋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李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爲徒侶

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

敬顯雋字孝英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平鑿燕郡人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

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雒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鑿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汗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城爾朱王命世之雄仗烈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叅軍前鋒從平鞏密

金祚字神敬性驍雄尚氣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葛良家以爲軍導祚應選有功

後周韋祐字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終不改其操

隋梁士彥字相如少任俠不住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

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嘗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竝以庸書爲事光獨斲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患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助以養親每致甘旨美衣未嘗困匱

周羅暎九江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



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暎不改  
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

李密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贖贍親故養  
客禮賢無所愛恡與揚玄感爲刎頸之交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

陳政倜儻有文武大畧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  
氣數從之遊

乞伏惠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麥鐵杖性踈誕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  
不治產業

唐劉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  
勳衛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

汾陰度以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  
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

供衣食  
丘和少便弓馬重氣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貴賤  
皆愛之

盛彥師者頗有學識少任俠交結英豪

盧祖尚少以俠氣聞家富於財周窮濟乏無所愛恡  
繇是爲州里所歸

張瑾善弓馬有膂力少以豪俠聞

唐憲祖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及太子廢罷歸鄉里不拘操行好畋獵從博徒遊藏亾匿死交通輕俠牛進達濮州雷澤人少嘗穿窬爲盜而藏亾匿死號爲輕俠隋末代翟讓爲驃騎與秦叔寶程知節吳黑闥相友善

郭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倍十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連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稱少成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

崔造建中末爲建州刺史涇原兵叛造固難作馳檄鄰州請齊舉兵遂調撥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廷嘉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上疏請罪不敢叩赴闕德宗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侍郎

李紆建中末爲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紆亦棄州詣行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部將李芥行帥事芥遣其將持記貴宋州官私財物

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吏來輒繫之一日并出斬於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宓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宓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卽遁去承簡拜簡較左散騎嘗侍交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崔從憲元和初爲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西川以兵逼從歸府從憲卒設備以一郡抗禦之

杜愔懿宗咸通末爲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爲亂擁衆還徐至泗州急致之遣牙將李員入城見愔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愔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爲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路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陳已所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思同執十十送京師

楊炎少好讀書有文詞豪俠尙氣

李景儉疎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後唐錢鏐杭州臨安縣人杭之著姓門無任官鏐少權勇有謀性任俠以解讐報怨爲事

晉李周任俠自負屬河朔群盜克兵南井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於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卽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周高思繼幽州人昆仲三人俱英豪有武幹聲馳朔塞

册府元龜

任俠

卷之八十四

册府元龜

塞

風高思繇幽州人具竹三人與英豪在黃符津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九

諍 謀畫

諫諍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父母有過怡氣柔聲以諫故爲人子者不患失愛於父母而患得罪於鄉黨其有天資篤孝精誠淵邃就養晨夕竭力左右靡量責善之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道慮陷不義之名乘間獻規佳言灼著至乃物禁僭  
盛事屬嫌疑當艱危之秋陳成敗之說激發純欵繼  
之涕泣期於感寤以消禍釁亦有篤猶子之親敦致  
美之譽我見舅氏志存亢宗咸啟德音用規過舉斯  
皆曩哲之茂軌良可述焉

田文齊威王之孫父曰薛公嬰文乘間問其父曰子  
之子爲何日爲孫孫之孫爲何日爲玄孫玄孫之孫  
爲何日不能知也文曰君君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官蹈綺縠而士不

侍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  
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臣損又竊  
恠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  
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  
空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漢袁盎爲吳相辭行盎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刻治稱叔父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無何

無餘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

王宰莽之子也平地時莽擅權拜帝母衛氏爲中山

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卽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姊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恠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

後漢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故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恠上爲國家所

疑下爲權貴所望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竒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祐終河間相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晚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庶潔均後以議郎卒於家魏曹羲兄爽輔政驕恣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愈不納涕泣而起羲爲中領軍

母丘儉子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爲治書侍御史

王廣父凌督揚州外甥令狐愚又爲兖州刺史時司馬宣王殺曹爽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舍人勞精詣維陽語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竝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

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

也今懿司馬宣王名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

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患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竝握兵要未易忘也凌不從

晉楊濟爲太子太傅駿之弟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便之藩濟與諸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大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人宗室踈



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之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踈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嘗庾穌字季好亮之子也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穌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及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維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禍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汚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難征夫勤報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率然之勢進退維谷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同况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洗舟井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相思遠猷筭其可者翼甚竒之穌官終中領軍

王坦之散騎嘗侍述之子也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坦之諫以爲政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

也但克讓美事耳坦之後為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  
史

何無忌隨舅劉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  
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無忌終鎮南將軍

前秦苻融堅之季弟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  
萇等嘗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  
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  
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  
絃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嘗哉  
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大

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  
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所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  
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  
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  
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無我之讐敵思聞風塵  
之變冀因之以呈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闕  
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  
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

又云苻堅引群臣  
會議伐晉多言不

可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  
兩人而已群言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  
歲鍾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  
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

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材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徒勞大舉必無功而反也

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

符詵堅之少子將議伐晉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寄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

哲保身其在此乎嘗以裁止晦如此瞻後爲豫章大守

范泰字伯倫泰外弟忱爲荊州刺史忱請泰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泰謂忱曰酒雖養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嘗有欲以相見當卿沉酒厝言莫繇及今之遇又無暇陳說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惠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繇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

食爲其標奇如此惠爲吏部尙書  
陳蕭密爲黃門郎族父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  
璉及宮官李善慶蔡曉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  
密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  
不平不過解職其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卒於家

後魏李璞爲左將軍兄誦爲太倉尙書用范標計千  
里之外戶別轉運大爲困弊璞謂誦曰范標善能降  
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  
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  
戲也

後秦姚邕興之弟也興拜赫連勃勃驍騎將軍加奉  
車都尉嘗參軍因大議寵遇踰於勳舊邕言於興曰  
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  
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  
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  
沒奕於鎮南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  
配之使爲伐偵侯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可以知  
其抗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

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

宋謝瞻字宣遠晦次弟也與從弟靈運俱有盛名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彭城還都迎家輻輳時瞻在家驚駭以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克優劣晦曰安仁諧於權門士衡邀兢無已竝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間勳名佐世不得為竝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間克字公間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

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訴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標後竟坐標誅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

劉景安為司空謔議時舅崔亮為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善張尋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嘗擢大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繇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正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失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返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循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衰老而居嘗難之任嘗思昇賢舉直以報名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繇而然今已爲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

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才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入也吾謂當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矣以一人之鑒炤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鑒鏡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縱捕噬而已忽今垂組來斬求其烹鮮文效未否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

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繇可不怨哉吾近面報不  
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  
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  
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  
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吾之此指其繇是也但令當  
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  
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  
無別魏之失才從堯始也

盧玄字子真司徒豈浩之外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  
討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  
姓族玄勸之曰夫族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者詎幾  
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頗敗亦  
繇此玄終寧朔將軍兼散騎嘗侍

唐于方者頤子也頤爲襄陽節度使屢諷其父歸朝  
因此入覲方終和王傳

史孝章父憲誠爲魏博節度使多違朝旨孝章嘗雪  
滄諫其父備陳逆順之理故憲誠終不爲叛臣滄景  
拒命憲誠俾孝章以偏師討賊及滄景平孝章遂請  
赴闕文宗慰勞尤甚憲誠因亦懇求朝覲遂除河中  
節度時人以憲誠有諍子也孝章終邠寧節度使

蕭廩登進士及第從父做至番禺多美穀公暇出俸買賤管遣吏抄補家書之闕者廩諫曰大人置書他日歸國慮為風雨所損必貯於篋笥人或見譏何以自雪此亦清而不慎也做遂止之廩終京兆尹

漢史德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之子也粗讀書親儒者嘗不悅父之所為貢院嘗錄一學科於省門叫噪蘓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自父曰書生無禮有府邸御史臺非軍務治也父卿如此蓋卻彰大人之過也肇弘大然之破械放之德琬為忠州刺史

謀畫

傳曰容事為謀又曰奸而成自大道之隱變詐交勝其或乘世難之方構屬天保之未定鬪智為上得士者昌繇是挾術之客因時而奮揣摩當世之務講求致當之理發於議論成乎策畫用能解紛排患以定乎反側則取威決勝以樹乎勳庸至於建安邦之永圖述固本之明畧陳御衆之要道敘宅中之便勢蓋其幾深之慮宏遠之議足以開物而致用謀事而解過者焉

漢酈食其秦末為陳留高陽里監門高祖初為沛公



徇地過陳留至高陽傳舍食其入謂昌言六國從衡

時

從音子容切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間曰計安出食其日足

下起瓦合之卒

瓦合謂如破瓦聚瓦之粗合雖不齊合而同也

收散亂之兵

不蒲萬人卻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

中又多積粟陳知其令

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

也

下降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

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及高祖

為漢王三年秋項羽擊漢投滎陽漢兵遁保其鞏楚

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救越韓反梁

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卻捐成臯以東

屯鞏雒以拒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

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

適讀曰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戎

此乃天所以資

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

不圖進取是為兵畧自奪便利也卻切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紅讀日工

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於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之粟

敖廩即敖倉

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

飛狐在代郡西南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以地形而制勝

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沛公從其書復守敖倉

張良字子房為沛公廩將秦二世三年六月沛公列

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

今不平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

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遂降

之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

之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進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

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

果於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

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蕢

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秦兵大敗

及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良從王之國因說漢王燒絕

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後漢王還定三秦

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郤并滅楚項羽以故

北擊齊良乃從漢王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還至

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

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

良曰九江

王布楚梟將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而屬委也音之欲坊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

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時獨也使將專任之也因舉燕伐趙齊

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

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日昔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

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后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若

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皆必戴陛下眾

莫不嚮風慕義願臣妾德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

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輒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日子房前客有

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日其於子房意

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日昔者湯伐桀而

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日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

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日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

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軼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商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牧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牧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謂何乃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游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爭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計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威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滎塹而守之謂良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

能自陳以東傳海鹽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各使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告韓信彭越日并力擊楚已破自陳而東傳海與齊王睢陽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日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於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高祖已定天下封良爲留侯十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日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却留侯日君嘗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猶臥留侯日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日爲我畫計留侯日此難以口舌諍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東園東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卽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卽必異問之上知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高祖竟不易

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嘗從帝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

何時良勸未為相國高祖立之

所與從容言天

下事甚衆

從十容切

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著之謂書於史

董公為新城三老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董公遮說

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名者伐有罪

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為音無為之為而告天下言項羽殺

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

項羽為無道故殺其君主

殺讀日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以用有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

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也

三軍之衆為之素

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王舉也

言以取天德義也

漢王曰善非天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

袒露臂衣之袖也

哀臨三

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轅生

謂諸生也

三年漢

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乃說漢王曰漢與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嘗困願君出武關項王迺引兵

南走

走亦謂趨也音奏次後亦同

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

輯與集同謂和合也

連燕齊后王乃

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

葉縣名古葉公之國

宛縣葉縣之間也

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東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

婁敬齊人五年高祖平項籍都雒陽敬戎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戎故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輔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軍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衆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號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蓋其元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都長安秦之故地此亦楹天下元而拊其背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之人多勸帝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竈倍何鄉伊維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以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陜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不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其後雖有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中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為害者繇守關中之固也

田肯高紀不書何許人亦無官爵高祖六年既都秦中肯謂帝曰

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海之限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海北有勃海之利地方

二千里持戟百萬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地方二千里與

天下懸隔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王



齊者帝曰善賜金五百斤立子肥為齊王

薛公故楚令尹為汝陰侯滕公客滕公夏高祖十五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

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滕公以問薛公曰是固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往與前年同耳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

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

有籌策可問帝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曰何謂上

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

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

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負之數未可

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重瀟重也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

是者謂薛公曰出下計帝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至此皆為身不

顧後為百姓萬世累者也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

千戶布果如薛公所揣

魏田疇字子泰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疇嘗忿烏丸昔多殺賊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民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君義五至不屈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灣下渟滯不通虜亦遮守踐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嘗有

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崗道出盧龍連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繇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自擅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崗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盧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

斬獲追奔通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志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侯不奪將欲簡高尙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吳羊銜史不言其官漢末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間魏

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大帝欲戮其使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燕不克而我君遠赴見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還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虐曩事矣大帝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間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

宋孔季泰山陰人初厚結於高祖後高祖討孫恩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泰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壘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高祖然之

後魏張克初時道武在代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克言於道武曰顯志意高希冀非望意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

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壘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逆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之

李先爲博士道武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日興屯大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大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爾遣奇兵先邀大渡柴壁左右巖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捷深者爲敵所囚

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道武用其計興果敗歸

宇文顯和襲封安吉縣侯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北齊李元忠仕魏爲趙郡太守爾朱榮之亂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待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日本言公招延雋桀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

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  
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  
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繇他安敢不盡節  
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  
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庸何肯來元忠曰雖庸竝  
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  
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  
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衡之策深見嘉  
納

盧叔武孝昭初爲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武勸討

關西畫地陳兵勢曰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均者當  
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  
并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  
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騎將之  
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  
蒲州相對浮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  
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  
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  
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敎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  
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

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城成此謀帝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

後周韓褒仕魏爲大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雒寇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何可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嘗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遁逃屯營維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時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

唐任環隋末爲河東縣戶曹義師起環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寄重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救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環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極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降起唯待義兵仗大順

從衆欲何憂不濟環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御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欵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邵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畧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過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故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廼受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柰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環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環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蒞來降并具舟於河師遂利涉環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

薛大鼎河東人義旗初於龍門謁見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置渡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旣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

郭孝恪爲宋州刺史太宗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蹶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

爲尅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雒陽置酒高會謂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皆出諸人之右也

後唐李守圭明宗天成中以布衣詣匭進時務策七道其一請禁諸侯多置甲兵其二應池場監務請令月納旬申如稍逋懸早議處分禁其積滯免啟倖門其三請令逐處長吏親問刑獄限其遠近大小其四以官場農具去人戶遙遠不便於民請逐縣置一場賣之其五請減五科舉人選限其六以勅命頒下州使不便者多爲匿之請行覺察其七請令州縣均其差役有稱旨者尋命施行



册府元龜 卷之六十四

册府元龜

蘇汴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

器量 才敏

器量

夫虛明之境蓋動作之微機夷曠之懷實性情之懿  
範誠標準而無暇因陶冶之所成發於天姿難以學  
致觀其夷險無變寵辱不篤酌之無倪隕然處順或

册府元龜 總錄部

蒙乎大難遂濟於成功或扇其高風用敦於雅俗處  
澄撓而如一匪鑽仰之伎及則如大雅之度不亦遠  
哉嗟夫硜硜之徒何不相逮之甚也

楚大夫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

漢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

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反讀如何以小過成

罪即潘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泥衣冠

告署適奴適讀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後漢王丹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上於丹者因選舉

之而後所舉者皆罪丹坐以免客慚俱自訟而丹終

無所言尋後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曰君之自絕何

量丹之薄也不如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宋則字元矩為鄢陵令有能名則子年十歲與蒼頭

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

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浮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後

為太尉夫人欲誅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

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遂伏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魏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後日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歎息而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

許攸漢末爲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何顛圖謀殺董卓事垂就而覺爲卓所收擊獄顛憂懼自殺攸言談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張旣初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旣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貴顯不用求於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意不納英繇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杜畿京兆人漢末爲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荊州畿少有立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亾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畧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

蜀費禕字文偉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濟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後至益州刺史開府

吳顧雍自奉嘗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晉嵇康恬靜寡欲舍垢匿瑕寬簡有大量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後爲中散大夫

王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號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後至司徒

陳騫少日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後至太尉騫少有度量舍垢匿瑕所在有續

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

所居元... 器量  
卷之六頁五十一  
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皆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後爲侍中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願侍中傳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劉昶字公榮爲兗州刺史王榮與阮籍飲時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有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傅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後爲祕書丞

庾敳爲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

坐中問斂頽然已醉憤墮機上以頭就穿取徐啟云  
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  
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歆聚斂積實  
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斂更器目嶠森森如  
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郭奕爲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奕幢曲蓋鼓吹奕  
有寡婦隨其之官婦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  
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婦求名遂遣而不問  
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曰  
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後爲建威將軍

王湛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  
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仕  
至汝南內史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爲東海太守尋去官東度江是  
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  
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  
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  
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

劉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

楊軻學業精微居長安中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浮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肅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嘗臥土床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鑄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鑄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恐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浮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千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

郭文曠達不仕王導遣人迎之置於西園嘗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

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

庾彬者亮之子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但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

謂不減於亮

彬史不載官

王羲之爲右將軍初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導令就東廂徧觀弟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劉超爲中書通事郎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

謝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竝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人咸服其雅量及爲吏部尙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桓温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帝晏駕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



坦之之劣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後至豫州刺史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起家州主簿

阮孚字遙集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履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正見科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躡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履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後爲侍中

謝鯤字幼輿惠帝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從宰以鯤初登相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桓石秀爲江州刺史嘗從叔文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之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

前秦王猛懷姿雋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器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攸然自得不以屑懷後至丞相司徒

宋牟欣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晉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惠爲征虜長史幼而夷簡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嘗日

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安帝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係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叔父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恣凱之日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旣不屑意今可依嘗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後至侍中

劉秀之年十歲許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竝異焉後爲安

北將軍雍州刺史

南齊褚淵父湛之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湛之卒淵悉推與弟澄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氏問嫡母吳郡王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淵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與徐去後至司徒

蕭惠基爲黃門郎善隸書及變基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婦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郎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中袁粲劉秉起兵夕太祖以秉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言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繇是益加恩信張緒清簡寡欲及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都不以經懷王敬則爲吳興太守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枿嘆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作也

張融爲封溪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雜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

謝淪爲吏部尚書高宗廢爵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  
報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竟不問外事也

王騫太尉儉之子爲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  
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  
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宋呂僧塚南兖州人爲本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在市  
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塚嘗導從鹵簿到其宅不  
以爲恥

牟侃爲都官尚書嘗南還至隄口有客張孺才醉於  
船中失火燒七十餘艘金帛不可勝數侃不怪意孺  
才慚懼逃匿侃慰諭如舊

張率仕至新安太守奕嗜酒事寬度於家務尤忘懷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旣至遂耗大半  
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  
不研問

王泰幼敏悟旣長通和溫雅淡人罕見其喜愠之色  
官至吏部尚書

劉孺幼聰敏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罕見其喜  
愠官至吏部尚書

後梁宋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宣  
帝歷黃門散騎嘗有訴事於如周謂為經如作州官  
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  
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周不知如  
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  
如周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  
雅

梁蕭引方正有器局為西昌侯儀同主簿引以侯景  
之亂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頎為衡州刺史引往依  
焉頎後官為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

因事規正繇是情禮漸踈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  
岑之敬公孫挺等竝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  
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  
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後至建康令

後魏甄琛為陽平王衛軍府長史時母極令崔康為  
衛軍府錄事叅軍因公事言競之間康以拳擊琛墜  
於床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高允為尚書散騎嘗侍中黃門蘇興壽嘗云共允按  
事三年未嘗見其怒色

崔挺為光州刺史北海王祥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

爲司馬挺因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  
崔光爲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  
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

溫子昇爲正員外郎兼中書舍人莊帝殺爾朱榮也  
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  
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北齊王晞爲太子太傅時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  
綰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  
餘文不足矣

後周趙善性後魏文帝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  
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  
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  
則曰善性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隋柳機初仕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開皇中並  
爲外職楊素時爲總言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曰  
二柳俱推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官至冀州  
刺史

李士謙初爲魏廣平開府參軍後歷周隋不復仕官  
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  
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

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又每以賑施爲務至春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尙書性寬裕不尙苛察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杜去甚泰而已於僕妾亦不見喜怒之容

戴至德高宗朝爲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嘗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以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請卻付牒來至德笑而還議之者尤稱其長者焉

蘇良嗣爲雒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嘗不聞所累也

裴行儉爲尙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安令史輒馳馬驟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竝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徧

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  
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  
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不  
形顏色

魏元忠爲雒陽令陷周興獄詣帝將刑則天以元忠  
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勅者將至帝  
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虛  
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  
而神色不撓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  
署勉名位瘞於其籠或發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矜  
也捨之

王播爲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  
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  
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詣  
謝盡府縣之儀

歸登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怒擊折馬足  
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  
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之云未之嘗  
也他人爲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嘗慕陸象先爲人議



者亦以為近之後卒於工部尚書

劉濟為范陽節度使少異嘗童居室焚人皆驚救而濟從容出戶眾甚異之

晉姚顛少恣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未輩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圖唐季之名士也深器之以女妻焉

顛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亦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音伯黍百之為銖凡家人

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繇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獲顛終戶部尚書

桑維翰少時所居嘗有魍魎家人嘗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官至中書令

翟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於天然喜愠不形於色任至樞密副使

鄭仁誨高祖時為樞密使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於仁誨左右無不

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與

鄒仁誨累為右職

周薛仁謙初仕後唐為通事舍人隨莊宗入汴仁謙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

復得其第人且告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  
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笑之

才敏

昔人有言曰人所以尚十將鏖邪者貴於立斷也所  
以尚騏驥者為其立志也若夫五材鍾秀大雅旁達  
神幾內照符采外發在心為志出言有章故能為時  
輩之所推應公家之所用或馮几口占舉筆便就史  
無加點有同宿構宿可謂敏則有功者矣其於杼情  
藻思競奇角勝刻燭為限如流不竭以自衛鬻者亦  
何代無其人哉

漢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嘗遣從吏西召舍書吏

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

省官事占隱度也口吏書數百封親屬各有意河南

大驚又云遵路涉傳記贈於文辭

後漢禰衡少有才辯至荊州劉表及荊州士大夫甚

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

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文開省未周因毀以抵

地抵擲也表撫然為駭撫然怪衡乃求筆札須臾立成

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黃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

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

辭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

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魏王粲會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無加也著書賦議論垂六十篇官至侍中

徐幹總議洽聞操翰成章爲五官將文學

蜀費禕使吳大帝嘗饗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諸葛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官至大將軍

晉阮籍爲步兵校尉初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

爲時所重

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詔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

嵇含爲郎中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王第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陶侃爲荊州刺史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總書記  
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  
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  
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  
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  
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  
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慮不實乃曰  
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援或引身雖可  
亾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  
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袖叉問宏曰家公  
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  
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  
恩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太尉主簿穆之與朱齡石並便  
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  
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歷對無廢也

王曇首爲晉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  
城高祖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  
祖覽讀因問曇首兄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  
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奇之

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魏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無加也著書賦議論垂六十篇官至侍中

徐幹總識洽聞操翰成章爲五官將文學

蜀費禕使吳大帝嘗饗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諸葛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官至大將軍

晉阮籍爲步兵校尉初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詔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

嵇含爲郎中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王節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陶侃爲荊州刺史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總書記  
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  
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  
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  
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間宏云聞君作  
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  
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慮不實乃曰  
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援或引身雖可  
亾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  
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袖叉問宏曰家公  
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  
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  
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太尉王簿穆之與朱齡石竝便  
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  
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歷對無廢也

王曇首爲晉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  
城高祖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  
祖覽讀因問曇首兄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  
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奇之

南齊張融爲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融  
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軍將軍顧凱  
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趨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  
筆註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此四句後所足也

謝眺爲隋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眺因事求還除  
新安王中軍記室眺牋辭子隆曰眺聞潢汗之水思  
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摧  
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嗵况乃服衾徒擁歸  
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以秋蒂眺實庸流行能無筭屬

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搜揚小會故得捨耒  
場園奉筆兎園東汎三江西浮七澤契澗戎柵從容  
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  
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膚不悟滄溟未運  
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筆  
輕舟反沂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  
思得滋浮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渚朱邸方開效  
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滄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  
倚待眺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册册元龜才敏

卷之百五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梁范雲字彥龍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後至右僕射

劉之遴南陽涅陽人舉茂才為太學博士任昉見而異之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

美

肩吾善屬文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將買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後至散騎嘗侍中書令

陳顧野王吳郡人為梁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丁憂歸本郡侯景之亂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趙知禮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也引為記室知禮為文瞻速每占授下筆便就

沈不害為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



尋檢僕射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合聖人乎  
蕭景歷初仕梁爲海陽令侯景之亂客游京口侯景  
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  
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日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觀  
循逾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  
奇寶炤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  
彫豈盼樛櫟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  
姿秀拔運屬時艱志排多難旅衡嶽而綏五嶺滌湘  
源而派九流帶甲十萬疆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  
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

漢誅祿產舉朝定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  
此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克服冠蓋通於北門  
整旃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亭臥鼓行旅露宿  
巷不拾遺而無異價泮泮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  
非庸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  
衿雜還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  
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紛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  
風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一交接攻壘  
若文鴛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貌貅爲群文大則通  
儒才偉器雕麗暉煥摘揆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

輸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  
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  
倏心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山片辭從理  
直言如毛遂能挫王威御史若相如不辱君命懷  
抱義感恩徇已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  
斯備明將軍微鞍下馬推案上食申爵以榮之築館  
以安之輕才重器卑躬厚士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  
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嶽竝不盛延僚友濟濟多士  
所以成將軍之貴俱量能拔實稱才任使圓行方止  
各盡其宜受委貴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意庸人耳

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  
無所聞達薄官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邁屯天步難  
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隣危殆備踐薄米今王道  
中興殷憂啟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欣飲啄是謂  
來蘇然皇鑿未及宛雒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憂  
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矣忘  
歸切服高義慙謁門下明將軍隆以顏色二三士友  
假其餘論管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鷄鶩厠駕鴻於  
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脇遊秦忽遙盼  
採檐登入趙便致留遠今雒羈旅方之非遠丘林之

賁何用克堪但耿耿懃懃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蚘  
託驂尾而遠驚切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  
脫克鳴吠之數增勞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  
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高祖得書甚加欽賞卽  
日授記室參軍及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  
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旣畢召令草檄景歷授  
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

後魏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早孤小好學博綜經  
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後至散騎嘗侍吏部尙書

李善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效當世罕及後至通直

散騎嘗侍祖瑩爲尙書三公郎尙書令王肅曾於省

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人雲中陰山嘗晦雪

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歎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

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俱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

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而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

在座卽云亦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爾肅云可爲誦

之瑩應聲云悲彭城四面楚歌起屍積石梁亭血流

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

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邢邵文章典麗旣瞻且速爲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

又所禮又新遷尚書令李神雋與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示以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

北齊孫舉爲行臺郎以文才著稱時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武帝西討登風陵令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舉自代帝引舉入帳自爲家吹火催促之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帝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陸卬爲中書侍郎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譙按在席賦詩援筆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笑

後周盧柔初爲文帝從事中郎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兵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宗慄初仕梁爲元帝荆州記室嘗夕被召宿可使製襲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帝歎笑之

隋李德林初在北齊任城王潛薦德林於尚書令楊遵彥遵彥卽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後爲高祖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亂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

兢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玄應對如響  
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詞辭對無所  
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玄使  
者相望及至卽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授筆成章素  
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  
又皆玄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  
之也

唐岑文本性沉敏會屬文其父之象隋邯鄲令坐事  
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稱寃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  
閑雅人皆異之令作蓮花賦下筆便就令臺嗟賞其  
父竟雪繇是知名後爲中書令

賀知章以秘書監歸晚年尤縱無復覘檢自號四明  
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  
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孫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  
日用日用小之令爲上火爐賦握翰卽成辭理典贍  
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後至中書舍人

韓阜字神父澁簡較左僕射平章事阜爲考功員外  
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命誤祭之

事業卓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張涉河中人早以經學為儒官嘗日試萬言故人  
呼為張萬言後至散騎管侍

冊府元龜